

函史下編卷之十

盱郡鄧元錫著

封建志

昔軒后物土分疆並建萬國以爲天下治順民素所
比附者爲之君長依古初而來虞夏之隆執玉帛者
萬國天子五載巡狩而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
禮如器之典行焉其巡狩之明歲四方諸侯歲各以
其方來見則敷奏明試車服庸之而協和時雍之化
周蓋其極盛夏殷之世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
建百里之國三十七田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
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名山大

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開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千里之國六十三九九州七十七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武王伐商東觀兵于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迨其克商友邦冢君下至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國咸在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其武成也因用列爵而分土焉當是之時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封國數百同姓五十有餘而伯禽康叔封於魯衛地各數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其命

魯公以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而封之少皞之墟命衛侯以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士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以會王之東蒐耨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其命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詩載其制曰佺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闡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也其後武王崩成王幼管蔡啓武庚以

甚聞王室周公避居東而謗白王迎公歸於是致辟
管叔于殷囚蔡叔于郭陸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
三年不齒然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乃益封親賢以為
王衛其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兄弟閱于墻外禦其侮言兄弟雖有小忿不廢讌
親其後蔡叔之子仲克庸祗德公乃命諸王邦之蔡
其命書曰小子胡惟汝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茲予命
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
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其封殷王元子邦之宋
俾脩禮物作賓王家為書侈其烈祖之成德曰乃祖

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其命之曰爾
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慎乃服
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毗予一人大哉制乎公天下
於天下而不與以私誠盡制而已矣厥後宋服王命
戴德秉憲以承事天子故其詩曰殷之孫子其麗不
億上帝既命侯于周熙其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侈上公以其服命而至也則又何以曲防為哉其後
周公制禮以為邦國極諸網維其體統暢洽其恩意
而彌縫其闕者綦備而至詳周官大司徒以土圭土
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四

之一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
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
方二百里其食者半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
半而五等之邦域奠焉乃王法天行時巡方國之典
依夏殷而來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
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
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
敬者君削之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
之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

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
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嶽如初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既巡守
之歲王使徧存三歲徧頰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
語言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
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諸考禮正刑
一德之典畢察盡十有二歲而王乃復狩也乃諸侯
所以翼戴天子而承事之者則以九服封域爲之差
王畿外方五百里曰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又其外薄于四海蠻夷鎮蕃均曰蕃服世一見各以其所寶爲摯又各聽以其時而至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王有邦國之事爲壇於國之外合諸侯而發禁焉曰時會王殷祭之歲六服盡朝亦爲壇於國外而發政焉曰殷同皆謂述職述職者陳所職也乃若邦國有札器則令賻補之有

凶荒則令賻委之有師役則令禡禴之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國有福事則令賀慶之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饗食各以其等禮賓焉掌交又以節與幣巡邦國而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所好惡而避行焉其諸侯之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相維遠邇相比懽欣交通而統于一尊其有不率者大司馬又有九伐之灋以威之馮弱犯寡則眚眚者損其地也賊賢害民則伐伐者討其國也暴內陵外則壇壇者空其域也野荒民散則削削者裂其土也負固不服則侵侵者入其阻犯令陵政則杜杜者

室其萌至賊殺其親放弑其君外內亂鳥獸行則正之殘之滅之爲天下僂焉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於是乎大邦畏力小國懷德遠至邇洽穆頌聲興兵刑錯而莫之用也嗚呼盛哉乃其治公族也在王國有諸子之官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大漣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而諸侯始封其嫡長子爲樹子得世國其次嫡爲別子不得禰先君得世家別子死得自爲其後世太祖其嫡長

爲百世不遷之宗族人宗焉故諸侯絕屬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禮也而事畢聽於宗其庶子之官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以官司士正之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宮登餼獻受爵以上嗣庶子治之凡公族雖三命不踰父兄國大器以服之精麤爲序公族有喪亦如之以次主人公燕與父兄齒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在軍則守于公禰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遊倅守公室正室守太廟諸父諸兄守

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五廟之孫祖廟未
毀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必告敬弔臨
賻賵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公族
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雖纖剝必告于甸人獄
成有司告于公公曰宥之有司對曰在辟公又曰宥
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
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公素服
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而公族無宮刑此又
其親親之恩著於尊祖收族之義延于宗支與封建
相提衡以人道為人治者也懿哉道乎可謂盡制矣

當是時經九州為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唐虞之侯
伯猶有存者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互相吞
滅而列國漸耗其見於春秋經傳者僅百有七十國
而五伯總其盟會時并兼焉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并
而為七合從連衡者數十百年王室阨嶇河洛之間
分為二周然天下謂之共主蓋歷載八百數極德盡
既於王郝而猶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然且枝
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三十餘年固亘古未有也秦
并天下姍咲三代盪滅古法尊為皇帝而子弟為匹
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譬芟刈

股肱獨任胸腹觀者寒心而始皇弗悟以謂晏然子
孫萬世之業也身死之日委愛子弱女於凶嗣之手
肆其殘毒如疇宿怨陳勝吳涉不假尺土奮其白挺
天下蠢起響應劉項隨而踣之若斃孤豚故曰周過
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宋五峯胡宏曰聖人理天
至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
端大本也郡縣也者霸主暴世之所以縱人欲悖天
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
而不敢以天下自私自於是有百里七十里有功者以地
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君朝知大聘大夫小
聘王巡狩侯述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井邑丘甸縣都
三之一五之一一高城深池焉於是井邑丘甸縣都
之夫數焉於是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
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卿大夫司徒樂
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焉而郡縣之制行矣郡縣

生而民無定志矣巡狩述職之禮廢則上下之情不
通致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禁暴禦亂威服四夷
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民數不可出而軍師不
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
矣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衆而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
知王政之本反以亡秦為可法而所謂困窮矣世儒不
未免以天下自私自無意於裁輔相使萬物各得其
所所以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也聖人制四
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盡制而不由防分天下之大為
萬國而舉與英才共焉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
以強制弱之謀也誠盡利而已矣天下者以虞夏商
世長久皆千餘歲論興廢則均焉是語滅絕則至暴
秦郡將天下然後極也自秦滅先王之制海內蕩然
無有根本之固而今世有天下而欲為匹夫無置錘之
者有今年貴為天子而明年欲為匹夫無置錘之地
子尚然况其下者乎物有明其根則常而靜安而得者
靜安則理得其終物遂其性則常而靜安而得者
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

通史下編卷下

難亡扶之易興亡之難成却易反是漢興裂土序二等之封功臣侯者日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太原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渡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國東帶江湖溥會稽爲荆吳國北界淮瀕畧廬衡爲淮南國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國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惟長沙爲異姓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海內用承衛

天子也其於矯枉可謂過正矣然而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已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諸呂之難平勃交歡於內齊王列侯按兵於外形張勢格卒用平定故宋昌策漢以謂磐石之宗則所以安劉氏之重而成太宗之業者固亦賴之於諸侯也然是時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於是淮南王長上親弟也而反濟北王興居上親兄子也又反而吳王濞蓄反謀益急賈生大憂之爲痛哭上書以爲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今誠定制令

齊楚趙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
以次受其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其分地廣而子孫少
者建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如此
則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
亂語具誼事中居數年誼患諸侯太盛而前策竟未
有施行而上少子梁王勝又早夭無子乃復䟽言陛
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人恣而
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捍
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
與強敵爲鄰能自完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

黑子之著於面適足以餌大國而不足以有禁禦願
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
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則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
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
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矣梁足以扞齊趙淮
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此二世之
利也於是從誼計徙子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
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而徙城陽王喜爲淮南
王方是時吳王濞以嫌卻故數稱病不朝太子家令
錯數言吳罪可謫削而天子仁不忍賜吳王几杖以

優老聽不朝吳王益自寬及景帝立錯為御史大夫
為上言吳為反數十歲矣今滋甚今削之反不削亦
反然削之反亟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幸蚤計於
是天子暴吳罪削會稽豫章郡且追論楚王戊過削
東海郡發趙王遂罪削河間郡而膠西王卬以賣爵
有姦削六縣且制諸侯王令三十章要束之於是吳
王遂發使約楚趙膠西與膠東王椎渠菑川王賢濟
南王辟光連兵反天子至為誅錯以解難兵不罷賴
條侯亞夫而定事具景紀中自正月起至于三月乃
破城而是時諸侯惟獨梁於漢最親抗吳楚最功本

誼始謀併梁之力也初文帝念憐淮南王長廢法不
軌自使失國早夭也乃封其四子皆列侯賈生知上
必且復王之也具疏言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
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
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此人少壯
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其大父與伯
父叔父也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夫擅仇人足以
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其後上竟以淮南地封長子安
為淮南王阜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七國反衡山王
堅守無二心上勞苦之徙王濟北以示褒而淮南王

安欲行陰德拊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武帝以安屬爲諸父辯傳善文辭尊重之安有陳諫輒壘書褒答若遣使者諭指嘗入朝武安侯田蚡迎之灞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小人數以厲王遷死事感激安會又以過謫削地乃自傷曰吾行仁義乃見謫削地而衡山王賜亦念父恨結約反事覺皆自殺國除梁孝王者竇太后少子也愛入朝上未有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

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矣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雖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梁王戰守睢陽良苦力有功於是孝王侈自縱築東苑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從千乘萬騎出警入蹕擬天子招四方豪傑上心弗善也太后聞乃怒梁王使者案責王所爲梁中大夫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一不省也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惟梁最親爲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

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過梁王梁王父兄皆帝所見者大故出入稱警蹕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詫鄙縣驅馳國中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案責梁使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爲人子孝爲人臣忠而太后不卹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帝言之言之帝帝心頗解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憂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二十九年入朝上䟽請留上以太后故入同輦出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

天子殿門與漢宦者亡異是時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因置酒言之中大夫袁盎進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旤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太后議格孝王辭去歸國而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恚袁盎陰使人刺殺之於是天子意梁王所爲逐賊果出梁乃遣使者田叔等按梁捕詭勝期必得月餘不能得中大夫安國念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是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於高帝

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而廢用宮垣事卒自殺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廢公諺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邪臣淳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泣涕幸大王自還而大王終不自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當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出詭勝令自殺當是時太后憂梁事日

夜泣不止卻食不御上患之梁事竟使者田叔至霸上昌廐悉燒梁獄辭入見上迎問梁事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然臣願陛下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叔曰今事辭具而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其憂乃在陛下臣故盡焚之欲令上下全安罪萬死上大喜曰善使叔等謁太后曰梁事獨邪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謹已伏誅梁王不知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後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

知王處則大驚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不知所出於是梁王伏斧質詣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然帝益踈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年復朝欲留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發病薨太后聞孝王死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太后太后為壹餐孝王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自七國變起大臣多寃鼂錯之策皆以諸侯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於是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

務侵削諸侯王諸侯王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者中山王勝入朝天子為置酒勝聞樂而泣帝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欷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回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之日久聞窈眇之聲不知涕泗之橫集也臣聞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今臣情雍闕而不得上聞讒言蠱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故竊自悲也臣聞社鬯不灌犀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備東

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聚
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之
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
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加親親之恩焉於
是主父偃推賈生之意爲上言古者諸侯地不過百
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
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以
法割削則逆節萌起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
世餘雖骨肉無尺寸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
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

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必削而自銷弱矣於是制詔
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
且臨定其號名於是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
淮南分爲三及天子支庶子爲侯百有餘焉大國不
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供
養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
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疆本榦弱枝葉之勢也尊卑
明而萬事得其統矣元帝時災變數見而帝弟淮陽
王欽好經書讀律有俊才王國舅張博貪諂盛稱引
譽王徼金錢賜予言爲王求死士于燕趙感其心時

博壻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上數召見言事為石顯
五鹿充宗所排不得用出閑居數數為博道之博即
具記房所說災異及諸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為
驗會房出守郡離上左右顯等得其事告之房及博
皆坐下獄論死上遣諫大夫王駿賜王璽書曰皇帝
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
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調惑所言尤惡悖逆
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幸至不赦朕
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
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喻

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駿喻指曰
禮為諸侯制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
且王不學詩乎俾侯於魯為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
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
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與相報應
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
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赦
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
大夫申喻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在
大辟天下之所共攻王法所不赦也自今以來毋復

以博等累心務與衆棄之春秋之義大能改過易曰
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已承上然
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於是欽免冠稽首謝奉藩無
狀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喻願悉心自新
而罷是時東平王宇數犯法事公孫太后不謹太后
上書求守杜陵園上於是遣大中大夫張子嬌奉璽
書諭王曰皇帝問東平王盖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
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
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
今王自循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内興朕甚

惜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
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大中大夫子嬌喻王朕意又

特賜東平王

璽書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

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
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内離今東平王出襁褓
之中而託南面之位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
下不自它於太后師古曰言不自也以是之間能無失
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
太后明察此意閨門之内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

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忍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
大故不可棄也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况母子乎
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後
宜不敢王太后彊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又敕東平王
傅相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
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
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
傅之教淺加之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以五經之正
術敢以游獵非禮導王者輒以名聞元帝崩宇以罪
削樊亢父二縣後三年成帝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

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
削朕不敢專惟王至親未忘於心今王改行自新尊
脩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
不云乎朝過夕改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其後王來朝
䟽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鳳對曰
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東平王幸
得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義也諸
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恠太史公書
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竒策天官災
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

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
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矣夫小辨破義小道
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
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是時梁王立數驕犯
法相禹奏立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姦
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大中大夫谷永疏曰臣聞禮天
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故帝王不窺人閨門之私不聽
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
以惡言案驗既無事實而發暴陰私非本章所指王
辭又不服猥傳致之汙讎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於

天下非所以爲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
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年齒不倫梁國之富
足以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
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
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芽萌之時加
恩勿治上也旣已案驗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更審
考清著其不然之效爲宗室刷汙亂之耻甚得治親
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蓋漢治近古尊經術治諸
侯王有親親恩誼類如此班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
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

懼信哉斯言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其後哀平之際諸侯王皆繼體苗裔親屬益踈遠生帷牆之中不爲生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旣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崩角稽首上璽鞞惟恐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豈不哀哉漢興諸功臣受命封列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始未嘗

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乃稍陵夷衰微也方初封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無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罔亦少密焉孝宣惻焉愍錄乃開廟藏覽舊籍詔有司求列侯子孫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加賜金帛用章中興之德成帝時用杜鄴議復紹蕭何後哀平之世增脩曹參周勃之屬焉

鄴以功臣後寢微不列上疏言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

之治湯法三聖殷世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
內怒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
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
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
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
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
息之樹且猶不伐况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在
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
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
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
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
生為愁隸死為轉屍以徃况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
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
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遶東布章
非所以示化勸後也三人功光武即位之二年春封功
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

臣為列侯大國食四縣博士丁恭獻議言古帝王封
公侯取法於雷不過百里所以強幹弱支為天下治
也今侯四縣過制已上曰古亡國皆以無道未聞功
臣地多而致城亡者也遣謁者即授印綬策其策書
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
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又下詔言諸將業遠功大誠
欲傳於無窮詩不云乎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顯效
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錄焉是歲封
叔父良廣陽王兄子章太原王興魯王淮陽王子三
人皆列侯封周後姬常為承休公秋下詔言惟宗室
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依朕甚愍之其復國若侯
身歿上所屬子孫名尚書行封十二年春饗將士功

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是時上每欲保全功臣不欲令以吏事為過諸列侯皆加特進就第奉朝請惟固始膠東高密廣平四侯國大政大議得與焉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以功名終十五年春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大常登等言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勲親睦九族功臣宗室並見封爵多受廣地連有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遜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號以尊宗廟重社稷於是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東海公康濟南

公倉東平公延淮陽公衡臨淮公焉左翊公京琅邪公後乃進爵為王及顯宗以東海嗣世而東海恭王以皇太子讓就國上優崇飭敬食二十九縣恭愛隆至而廣陵王荆方世祖崩時哭不衰作飛書與東海王勸令舉事東海王執使者上其書明帝以荆母弟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已荆復為逆詔長水校尉樊儵以外戚與羽林監雜治獄具儵以法奏請行誅上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耶儵對曰天下者高帝之天下非陛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臣等以荆託屬母弟陛下加

恩惻隱是以有請如令陛下子臣等奉法行誅以專
擅待死而已上歎息久之不聽荆自殺國除自上爲
太子時楚王英常獨歸附上上特親愛之英好游俠
交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浮屠法爲齋戒祭祀已招
游滑造圖讖爲逆有司請行誅上以親親故不忍廢
徙丹陽賜湯沐邑五百戶遣大鴻臚持節護送諸伎
人奴婢工技鼓吹悉從持兵弩行道上射獵聽極意
自娛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
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
贈賙以諸侯禮葬於涇制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
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保
其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
柰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強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
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者復安故田宅十五年帝
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內殿悲泣感左右焉是
歲皇子畢就封制食諸王國邑之半明德皇后以爲
言上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三十萬足矣
當是時東平憲王蒼最賢輔政者數歲多所隆益聲
望日重怕內懼不安疏請歸職言臣蒼疲駑爲陛下
慈恩覆護在家被蒸教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

褒美班之海內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誠當暴骸
子爲百僚先而頑頓之質加以痼病誠羞負乘汗
辱大位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傲誠遵上德無爲之時
昔象封有庠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惡漢興以
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
養母弟遵舊典以終厚恩上優詔不聽蒼陳乞愈懇
乃加賜就國後來朝上臨送還宮悽然懷思手詔言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
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太息日者問王處家何等
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
侯印十九枚王諸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
之肅宗踐位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入朝下詔曰禮
云伯父歸寧乃國詩曰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肅
相國贊拜不名優忠賢也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
朝贊拜皆勿名以東平王親賢待之尤恩在國中大
夫常奉使問動靜嘗賜書曰歲月鶩過山陵浸遠孤
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
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至惟王孝
友之德豈不其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給帛各一及衣
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今魯國孔氏尚

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以賦諸國故不復送反虜尚屯將師在外憂念皇皇未有間寧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每王入朝上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錢帛器物飭備及至禮敬隆特蒼䟽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陛下至德廣施慈愛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降禮下臣事過典故臣誠惶誠怖會見跋躅身無措處上不爲止大鴻臚奏遣之國上特留數月復請乃下制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踈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畧大鴻臚奏筆不忍下顧授小黃門

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王還國病上馳遣小黃門侍疾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薨哀賜有加禮詔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集覽馬上東巡幸東平宮追感泣下謂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爲霑襟焉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哭泣盡哀掛劔於於壠樹而後去時阜陵王延以謀逆貶爵侯章和元年上行幸九江賜延書令會駕壽春下詔言昔周封爵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楨榦王室也朕南巡望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以

喜以悲今復侯阜陵王增封四縣已以阜陵下濕徙
都壽春是時梁王暢以貴驕不法爲梁相舉奏削成
武單父二縣暢慙懼自疏言臣天性狂愚生處深宮
長養傅母之手及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
物熒惑臣臣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於死罪
以至考案肌慄心悸悔無所復陛下聖德枉法曲平
不聽有司橫貸赦臣臣戰慄連月知大貸不可再得
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繩墨不敢復有橫費
租入有餘之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
食四縣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汗清流旣得生活

誠無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
願陛下加恩開臣自悔之門令天下知臣蒙恩去死
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
前晝夜誦讀臣暢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自引決惟
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
生誠臣至心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
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爲王至親之屬有淳淑之美
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
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
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

小有言終吉王強食自愛暢固讓章勅上卒不許是
時天子篤親親恩齊武王後鄉侯晃及弟利侯剛與
母太姬宗更相誣告有司請正法詔曰朕聞人君正
屏有所不聽宗尊為小君宮衛周備出有輜輶之飾
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譖者之言晃剛愆乎至行
濁乎大倫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于理其貶
晃爵為蕪湖侯削剛戶三千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控
于法理以墮宗緒其遣謁者收晃大姬璽綬帝以伯
升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及崩遺詔復二國封焉順帝
下詔言東海王臻以近藩少襲王爵庸受多福而能

克已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出
寢苦者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仁義兼弘朕甚嘉
焉夫勸善勵俗為國所先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
今增臻五千戶

恭王孫

自光武顯宗尊經學隆師明德

諸子皆手經受學及永平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十萬
以幅利故東平貴富好禮東海清河遜而知廢廢而
不對均之有風人懲毖之心事具帝紀中而故東京
諸侯鮮至於禍敗亦其理也乃東平憲王以驃騎將
軍輔朝政居巢侯子愷以太尉愷子茂以司空並列
為三公則亦猶占親賢並建之首云

西漢同姓王楚元王交代王喜

吳王濞燕王澤而元王交最賢高祖同父少弟也好
書多材藝通詩事具儒學傳中孫王戊與吳王陰謀
反元王中子休侯富數諫不聽乃與母夫先未反
歸京師王戊反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乃更封
紅侯富子辟疆亦好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
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
仕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擇宗室可用者得辟疆子
德拜為光祿大夫德脩黃老術多智武帝常目之十
里駒常持老子知足之語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
之不取侍御史逆光指詆謗之免居山田復召為
宗正與立宣帝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陽成侯德
寬厚好施子行京兆尹事多平反罪人家產過百萬
則以振昆弟賓客子向精忠文學自傳高皇帝
八男三趙王如意齊王肥淮南王長燕王建事見帝
紀朱虛侯章帝長男齊悼惠王肥子也惠帝時以兄
子入宿衛高后時以娶呂祿女封朱虛侯弟興不為
帝年侯朱虛侯忠力誅呂氏有功語具帝紀中
揖薨亡後孝王梁懷王揖呂氏有國除別子明王濟川
彭離王濟東皆罪廢定王山陽不識王濟陰皆亡

○景十三王河間獻王德最賢見儒學傳臨江
哀王閔魯共王餘江都易王非子王建反自殺
趙敬肅王彭祖長沙定王發膠西王端中
山靖王勝臨江愍王榮罪自殺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武四王齊懷王閔
亡後燕刺王旦反自殺廣陵王胥祝詡自殺
昌邑哀王髡子賀事具漢紀中○宣四王
王欽莽廢東平思王宇子雲祝詡自殺別子元二
中山楚孝王囂莽廢中山哀王竟亡後○元二
王定陶共王康了欣為哀帝中山孝王興子箕子
為平帝○東漢世祖十一王荆反自殺海榮王疆事具帝
紀傳國至魏廢廣陵王荆反自殺海榮王疆事具帝
后子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王輔郭
作五經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賢王傳國至魏廢
楚王英及國除濟南安王康三傳國絕東平
憲王蒼最賢孫頃王肅賢肅子孝王臻蒸卿侯儉有
篤行世多賢傳國至魏廢臨淮公衡未及王薨
質王延初封淮陽罪徙琅邪孝王京傳國至魏廢○
山簡王焉五傳亡後

明子八王千乘哀王建亡後威重傳國至獻時為表術滅傳國至魏廢樂成靖王黨廢國至魏廢梁節王暢傳國至魏王長亡後下邳惠王衍傳國至魏廢王齊恭王睦比海靜王與子睦嗣睦好學光武及士皆愛之不造門永平中法峻深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蟻蟻敢不以賈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孺爾以來志意衰情聲色是娛犬馬是好孤上恩其能屈伸如此睦能屬文作春秋皆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尤善史書寢疾命驛馬草書尺牘十首馬興世祖兄齊武王續子趙孝王良世祖叔父世祖早失父撫有恩傳國至魏廢城陽恭王祉世祖族兄子泗水王欽世祖族父子○章八王千乘貞王伉再世徙王樂安渤海王悝徙慶陶自殺為皇太子王廢子為安帝別懷王淑清河孝王慶為皇太子王廢子為安帝別

子恭賢為梁冀廢死事具帝紀中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平原懷王勝皆傳國至魏廢而孝王孫為桓帝廣宗魏武建國愛少子植才欲立之植陽晦於酒以自免而世子丕乃得立然終忌惡之丕既篡代踈骨肉諸第五人雖進爵王惟寄托空名勢儕於匹夫制他縣隔千里不得近王遊獵毋得過三十里又設防輔監國之官司察之四年召入朝至邨不得見既見而任城王彰暴薨還國命使者灌均勒諸王於路不得同止宿傍徨迫別如臯人明帝時疑間少息而諸王兄弟妃妾家猶禁不得展慶弔歲時不得相問遺東阿王植具表訴詔報言諸王國本無

禁錮之科下吏懼譴矯枉過正至於此已敕所司如
王訴語具植事中大和五年乃詔曰先帝著令不欲
諸王留京都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漸關盛衰
而然也朕不見諸王今十有二年矣其令諸王及宗
室公侯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自如先帝令正
始中曹爽既柄國宗室罔上書陳六代興替之故以
風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
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其
弊也劫奪夏殷周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
以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秦不能然而二世遂亡何

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
制其民故傾危而莫之救也大魏之興今二十有四
年矣尊尊之義雖明而親親之道未備于弟王空虛
之地君不使之民宗室竄迹於閭閻均權於匹夫內
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
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
也皆跨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
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經制非
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
都之主或起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

之宰有武者僅致百夫之上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木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罔以此感悟曹爽令援樹宗親爽不能用而司馬氏竟代魏晉懲魏弊建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而宣文之子孫畢王宣帝諸弟安平王孚高密王恭之子孫亦並時俱封衛將軍楊珧等建議言古封建諸侯以藩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使蕃布相參制便於是詔諸王出就國以邑戶多少爲三等大國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千

二百人而功臣畢以次得封時母弟齊王攸以親賢位太宰輔政而幸臣荀勗馮統與姚共誹惡之統勗密言於帝曰陛下詔諸王之國宜從親者始而齊王獨留非所以示大公於天下也日上疾未瘳公卿大臣無慮皆歸心齊王臣竊寒心陛下即不信第試詔王出就國必舉朝爭以爲不可即臣言驗矣於是詔齊王攸以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舉朝果爭以爲攸至親盛德宜贊政不宜出之國徒假虛號無典戎幹方之實祭酒曹志歎曰安有才如齊王親如齊王

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與博士庾敷秦
秀上書言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
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及其衰也而後五霸代興以
翼王室其效豈當與周召之盛同日語哉今天下已
定六合為家當數延三事與其論太平不當以方任
嬰之也又言周漢以親疎並用而長秦魏纒及沒身
自義皇以來天下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
與其利害於是帝以統勗言殊信恚言者免志官
博士付廷尉而賜齊王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
之舞載黃鉞乘輿之副以行而齊王以憂悸得疾上

書乞守先后陵不許御醫診視皆希旨言王無疾疾
篤猶敦迫上道嘔血薨攸孝友多才藝清和明允舉
動以禮帝甚敬憚之每與處擇言而後發為勗統所
構為身後慮而朝議已激故譖言遂行及薨帝哀慟
惠帝之世賈后內亂弒楊太后殺太子為縱淫趙王
倫入廢后殺三公已遂篡大位遷惠帝金墉而嗣齊
王冏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顥頌舉兵討倫誅之已諸
王自相屠而晉以大亂都督劉弘上書言自頃兵戈
紛亂猜禍叢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今夕
為忠明旦作逆翩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而來骨肉

之禍未有如今日者臣切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
中原有杼軸之困而股肱宗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
自相魚肉萬有一四夷乘虛為變於外此亦猛虎自
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令釋猜嫌各保
分局以安宗社自今以後有不奉明詔擅興者天下
共伐之時不能用而淵曜果滅晉蓋晉垂統非其道
故天命不祐雖並建侯王適用基亂固難以周漢自
詭也及宋齊梁陳代禪之際逞其伎害翦焉屠戮幾
利其後嗣乃其後子孫覆自相屠雖童孺無知皆駢
首橫死至乞為奴緩頰史母死而不可得也豈不哀

哉事具南北志中唐興高祖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
以填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得封郡王者數十人
貞觀初上舉屬籍問侍臣封王宗子於天下便乎封
德彞對曰不便昔兩漢唯封帝子及親兄弟它宗室
踈遠者非大功如周郇滕漢賈澤不得封所以別親
踈慎名器也先朝敦睦九族而宗子畢封爵命既崇
俸給踰侈示天下私竊以為非便上曰然天之立君
以為百姓非欲勞百姓養其親也於是率以服屬差
次降郡公縣侯唯有功者數人得王已上以宇內晏
清欲上規虞夏殷周之列嘗夜讀周禮篇首文慨然

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以法三代之治末
由也已於是詔羣臣議列爵分土之制禮部侍郎李
百藥上議言古昔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帝以
綏厥祉方其締構興王殷憂啓聖雖魏武廝養之資
漢高徒役之賤然且畢膺簡命非直志有覬覦將推
之而不能去也若其訟獄不歸菁華已竭雖放勳之
光被四表重華之上齊七政非直情存推讓亦且神
器難搏蓋有守之而不可固者焉是知宗周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鼎運龜祚懸之杳冥暴秦運值閏餘數
鍾百六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將閭子嬰之

徒俱啓千乘亦豈能逆帝王之勃興而抗其祚命也
哉著述之家多守常轍欲以百王之季而行三代之
法盡五服以封諸侯開王畿而爲采地亦已惑矣夫
望夷之疊未甚羿浞之災高貴之殃寧異申繒之酷
此乃欽明昏亂自繫安危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也
且數代之後王室浸微始自屏藩化爲仇敵故狐貍
之役女子畫髮峻陵之師隻輪不返陸士衡方規規
然謂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理
待亂言之謬也設官分竹何代無人能使地或呈祥
天不愛寶人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

與人共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安者人必拯其危
言之妄也儻令建侯列國籍慶門資忘先業之艱難
輕自然之崇貴必將代增淫虐時益驕侈故陳靈則
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為
已思理豈若是乎內外羣臣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
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爵非世及用賢之
路無方人無擅封恣睢之情難肆豈必改制哉陛下
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竊以為魏晉之餘風
未殄勲華之至道又湮未見其能濟也請待琢琬成
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行登封之禮備然後議之未

晚也特進魏徵亦以為聖人舉事貴在相時時有未
可理資通變今隋氏亂離元元塗炭始蒙至仁沐浴
休澤一朝棄之為諸侯隸懼日流散也兼既立諸侯
當置社稷宗廟文物儀衛缺之則不安具之則未暇
又京畿租稅不給於用多資畿外蓋以封建經費頓
闕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置諸侯王國勿過制令與
州縣雜錯而居宮僚皆省司選用便蓋皆以其時變
所至言之而頗訾六代五等之論為無當矣惟上意
終以為可行詔有司科條分封等級以聞於是出荆
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上謂之曰兄弟之情樂欲共

昕夕但天下之重不得不然諸子可復有兄弟不可復也因流涕霑襟明年命吳王恪等出督諸州賜書言汝惟茂親勉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之爲君臣內之爲父子今當遠去遺汝珍玩恐滋奢盛故遺汝以言必敬念之又明年命太尉無忌等刺諸州子孫世襲御史馬周上書言臣竊惟詔書令宗室勲賢鎮諸州永貽子孫誠愛之重之欲胤裔奉守與國無極也臣伏以爲以堯舜之父猶不能無朱均之子倘令童孩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國家逢其敗正欲絕之則于文之理猶在苟欲留之則樂厲之惡

已彰與其毒害於身存之百姓必且割恩於已亡之一臣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可備官使然後隨器授任免於尤累庶幾保其福祿以全大恩昔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而終全其世良得其術也無忌等將之國怏怏不肯行辭不獲乃謬爲怨言以激上意曰臣等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乃令世牧外州於遷徙何異乎上嗟嘆曰割地酬功古今通義意欲公等奕葉輔朕子孫與同休也而公等薄之朕豈強公等以茅土耶事遂寢不行已定制皇兄弟皇子皆封國曰

親王世嗣王府各置官屬皇太子諸子封郡王親王
諸子若庶姓卿士功業特盛者亦封郡王次者國公
次郡公又次縣公縣侯縣伯縣子縣男凡九等無官
土加實封者則食其地以租調給會皇子外任都督
刺史者多不治侍中褚遂良曰昔兩漢以郡國參治
故雜用周制而行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
任刺史刺史民師帥得其人則下安非其人則民病
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養之成德
然後遣非晚也漢明章至友愛子弟雖名有國幼者
皆留京訓導之故其時諸王十百人惟二人以惡敗
餘皆餐和染教爲善良此前事之效也於是諸王出
督者多召還當是時魏王泰頗好學有寵於上或言
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往隋文帝時
大臣皆爲諸王所頓辱我稍縱之豈不能折辱公等
耶梁公玄齡等皆謝罪魏徵正色而對曰禮臣子一
也春秋王人雖微序諸侯之上諸侯用乃召入爲公
卿不用則守藩若綱紀大壞固無論聖明在上魏王
必無折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就夷滅又
足法乎上謝曰微公言朕幾以私愛忘公義尚書珪
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爲降乘非禮上頗不謂然魏

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爲降乘非
宜珪言是也上曰人命難期如萬有一太子脫不幸
必且立諸王公等虜詎知諸王非而主乎對曰自周
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萌塞禍
亂之本此國深戒也上悅從珪奏著令及武后欲篡
唐宗尊武氏唐宗室王多被禍故太子燕王忠徙房
州懼不自聊至衣婦人衣備刺客而竟死蕭淑妃生
許王素節始授雍州牧師事徐齊聃勉自彊於學帝
愛之後母被譖愬死出刺申詔病無入朝素節實不
病乃著忠孝論以自明張柬之持以聞武后滋不悅

已與澤王上金同就逮道中聞遭喪者哭泣聲澤王
太息曰病死何可得而須哭哉至龍門驛同賜死子
九人皆死而武后二太子弘賢亦不得其死中宗幽
廢四子亦非命死賢子光順亦誅死蓋武戾惡反中
其子孫矣始諸王死皆藁葬神龍中詔諸王公妃主
於垂拱中遇禍者咸訪求復爵禮葬之陪獻昭二陵
其後玄宗以臨淄王靖大難睿宗即位宋王成器固
讓不爲嗣上素友愛及踐阼益親與諸兄弟爲長枕
大衾同卧起飲食起居必共之劉廷琦張諤裴虛已
坐私與岐王游徙嶺南上終不疑王謂左右曰吾兄

弟天親獨趨競者強相附耳上不豫薛王業妃弟常
賓言休咎語悖語聞妃降服待罪王不敢入帝聞遽
召入執手曰吾所有猜于兄弟者天地實咎之為燕
飲盡歡而罷王嘗有疾上憂之一昔容髮為變因假
寐夢神授之方飲而瘳其後羣臣白請諸王循故事
刺外州於是宋王刺岐州申王刺幽州岐王刺濟州
薛王領同州州務獨領大綱事具委州上佐焉自是
皇子幼居禁中既長附苑城作十王宅居之於中禁
置維城庫給月俸雖開府封國置官屬及領藩鎮然
惟獨號名不出閤惟侍讀入授書餘僚佐歲時一通

名而已後又以諸孫寢多於宅外置百孫院處之亦
不聽出閤而宗室子屬踈者頗以選補官及安祿山
反天子幸蜀妃主皇諸孫留京師者數十人皆死焉
當是時相房琯為上言天下分崩非出諸皇子王者
填之不定請令諸王分道為節鎮募士馬自為守得
補署郎御史藩垣屏翰磐石之計也於是出潁王璩
為劔南節度使永王璘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
節度使盛王琦豐王珙各分道即赴鎮安祿山聞之
拊席失聲曰誰為上畫此者吾不得天下矣時天下
承平久江淮租賦鉅億萬所在山委璘創見以謂富

強莫能難遂有擅江表之意而僚佐從史之以爲晉元以瑯邪王建業承晉統今天下亂惟江淮完富是天之所以資王也璘子襄成王惕有勇力好兵亦勸璘取江陵肅宗頗聞之詔璘覲上皇子蜀不聽而引舟師趨廣陵反江淮震動尋以破滅於是賀蘭進明詆瑄令諸王分道節制豫爲諸王地而置上於沙塞空虛之地非忠臣瑄以得罪然本瑄始畫固社稷大慮非果如進明所詆也廣德初吐蕃入京師代宗幸陝將軍王懷忠劫豐王珙西迎虜遇郭令公子儀道拜謁請廢置子儀語未發珙輒曰事在公公以謂何

如司馬王延昌直前質責珙曰天子蒙塵王藩翰安得爲狂悖言乎子儀遣卒護珙送行在帝赦不責而珙語不遜乃賜死自是宗屬益見踈爲禁防日甚縣主至班白不得嫁宗室不出閣者無慮同幽囚而封建之遺意盡矣文宗時相德裕爲上言宗室不出閣議者以爲幽閉骨肉虧人倫天寶建中中諸王在閣者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可痛陛下誠聽其年高屬踈者除諸州上佐使携男女往得就外婚嫁國家無俸給之費而宗室人欣悅自便百年弊法一旦而去之此盛德事也上愴然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今諸

王豈無賢才患無從自見耳然中尼不行當是時方鎮封異姓王諸土地甲兵畢自擅天子不能難而獨宗室不出閣功臣不世襲以為防豈不謬哉昭宗時李茂貞犯闕始詔通王滋等十一王分統禁衛軍而上行狩太原為韓建所留如華州建畏諸王與兵猝難制遣人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脅帝幸河中帝召建慰諭不可救諸王詣建謝冀得解建留之不遣遽奏言晉八王擅權卒敗亂天下請歸諸王十六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而建盡罷逐其兵已又以嗣延王丕嗣丹王允嘗奉命使沙陀為讒搆而嗣覃王嘗督

軍伐茂貞兵纏近輔皆諸王階禍以危國請誅之帝不聽後三日建遂與劉季述矯詔以兵攻諸王諸王被髮乘垣走升屋號曰帝救我救竟與其屬盡死後朱全忠欲殺德王天子意恨恨為齧指流血全忠恚遂弑帝命蔣玄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飲飲酣皆殺之投尸池中史論曰唐自中葉宗室子孫多在京師不出閣雖裂國名王與匹夫不異故無赫赫過惡亦莫能為王室重輕運極不還與唐俱殫悲夫唐宗永安王孝基沒於劉武周淮安王神通以功配高祖廟庭襄邑王神符以功陪葬獻陵長平王叔良以逆死皆高祖從父弟襄武王琛寬簡河間王孝恭以功贈司空陪葬獻陵廬江王瑗反縊

恭懿太子 定王侗 天 宋王儋 代 二十子 睦王述

王邈 有儒行 贈昭靖太子 均王遐 天 益王迺

隋王 迅 恩王 連 韓王 遒 韶王 暹 忻王 造

嘉王 運 端王 遇 循王 通 恭王 通 原王 達

無稱 宣 二十子 昭 十四子 憲 二十子 穆 敬 武 各 五子 史

子 過 世 亂 無 慮 皆 及 難 自 大 宗 欲 倣 古 封 建 分 功 臣

士 而 沮 唐 初 英 衛 子 尚 襲 封 至 中 葉 盡 廢 神 龍 初 制

功 臣 段 志 玄 屈 突 通 蕭 瑀 等 二 十 有 五 家 以 先 世 所

食 實 封 給 之 肅 宗 時 天 子 憂 郭 李 功 高 兼 使 相 異 時

克 兩 京 平 四 方 念 無 官 以 賞 也 問 鄴 侯 泌 對 曰 古

者 官 以 任 能 爵 以 酬 功 漢 魏 來 雖 以 州 郡 治 民 然 有

功 則 錫 茅 土 傳 子 孫 至 周 隋 皆 然 唐 初 未 得 關 東 故

封 爵 皆 虛 名 其 食 實 封 者 給 繒 布 而 已 貞 觀 初 太 宗

欲 復 古 制 大 臣 論 不 同 而 止 由 是 賞 功 以 官 夫 以 官

賞 功 有 二 害 非 才 則 廢 事 權 重 則 難 制 是 以 功 臣 居

大 位 者 慮 不 為 子 孫 顧 念 乘 一 時 權 利 快 目 前 為 之

向 使 祿 山 有 百 里 之 國 亦 惜 之 傳 子 孫 不 反 矣 為 今

之 計 莫 若 疏 爵 土 以 賞 功 則 雖 大 國 不 過 二 三 百 里

可 比 今 之 小 郡 豈 難 制 哉 且 是 於 人 臣 亦 萬 世 之 利

也 上 曰 善 已 竟 不 行 宋 初 燕 懿 王 德 昭 當 嗣 世 有 天

下 而 太 祖 遵 母 昭 憲 太 后 遺 命 欲 立 弟 封 皇 弟 光 義

為 晉 王 光 美 為 秦 王 朝 會 班 宰 相 上 子 德 昭 德 芳 出

閣獨以爲諸州防禦使秩從五示禪讓端不憚貶損
至於此晉王即位始以德昭爲永興軍節度使爵武
功郡王兼侍中德芳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與
元尹德昭子惟吉封安定郡公而惟吉邸第供億車
服賜予皆與諸王埒自餘諸王子不得偕後德昭不
得其死始追封魏王與元尹卒封岐王後相多遜陰
與秦王通爲相晉所白發下御史獄命翰林學士李
昉衛尉卿崔仁翼御史滕中正等雜治之多遜具伏
言實遣守堂官趙白以機事密告秦王且云願宮車
晏駕盡力事大王秦王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相

唯諾因遺之弓箭獄既具下百官議於是相溥等言
廷美多遜爲詛呪願望罪大逆當誅詔奪多遜官流
崖州趙白樊德明等斬都市勒廷美歸私第已知開
封府李衍言廷美不悔過而聖請徙遠郡防他變降
封涪陵縣公徙房州其後諸皇子出閣選僚屬詔百
官舉善良士以充即臺隸慎揀母令巧佞險險者得
侍既銓命之曰諸子生長深宮未嘗學問漸理義資
公等贊輔使日聞忠孝之道賜襲衣銀帶馬而遣後
益王元傑累石爲假山召僚屬從觀翊善姚坦獨不
觀王問之坦曰見血山故不忍觀耳王驚問故坦曰

方州縣督稅時鞭笞苦民父子兄弟皆血流被體也
假山本民租賦所成非血山而何時上亦累假山未
成語聞亟毀焉坦輔王嚴左右教王令稱疾以感上
上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以姚坦檢束不自
聊故抑鬱疾耳上曰吾遣端士輔王爲善乃汝言若
是豈欲使我逐正人耶王年少豈解此此阿輩教之
耳杖乳母召坦慰諭之詔朝會宰相班諸王上相李
昉宋琪謝不敢當上曰宰相之任總百揆與羣臣體
絕藩邸之設奉朝請而已朕諸子尚幼朕欲其知謙
損之道非專爲公等也母爲辭天聖中皇子初封國
公已進爵王王止其身不世子孫以次授武階自節
度觀察防禦使至衛率有差仁宗念皇族散處不洽
親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址作睦親宅處之又以諸王
子孫衆聚居無教易縱亂置大宗正司使宗室允讓
領之司訓導糾過失而富鄭公弼爲上言祖宗後均
未有爵土之封非所以列枝重幹示天下磐石宗也
願擇宗室中賢者疏國土封之內藩屏王室外威示
四夷上本內恕已又自念享國久中鮮兄弟下未有
皇子而藝祖太宗子爲王者皆物故且盡於是擇宗
室中行尊齒宿者次第王之而秦王廷美燕王德昭

岐王德芳嗣孫畢得封同時封王公者九十人及英宗嗣統濮安懿王二十有七子得封者七人熙寧初上顧念國家本創業啓統自藝祖顧報稱闕然乃詔中書考太祖諸孫名籍以近屬行尊者一人授王封奉太祖祀世勿絕同知禮院劉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于太宗列聖繼體皆統承太祖不當別爲太祖置後奉祠惟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奉二王祀宗廟薦饗世在位侍祠庶一衷於禮上用其議於是詔太祖曾孫從式封安定郡王奉二王祠歲助獻郊廟世勿絕當是時太祖太宗魏王之子

孫日蕃宗正掌譜牒第服屬之遠近辨親疎列男女婚姻及官爵叙遷于玉牒因著其功罪生死歲月焉而宗學有教郊祀明堂國慶有秩祿頒賜月有廩至是宗室官節度使者九人兩使留後者八人觀察使十五人防禦使四十二人矣然踵唐制不出閤即分王獨空銜無足屏翰繫而祿賜彌不給於是相安石議立宗子試法令入選序遷凡祖宗袒免親已受命者得推恩附鎖廳試袒免外親得附國子監試十取五年四十累舉不第者疏名開錄用而它恩數以差次畢減矣是時宗子以恩數減伺安石入朝遮道擁

馬首訴言均宗室子願相公覩祖宗面無奪恩安石
大聲曰即如祖宗功德至服畫亦須祧况賢等乎宗
室子語塞而罷元豐中吳王顥端王顒當出閣天子
以太后老不忍聽留中元祐初宣仁稱制以二王地
親近俾出閣於是上親詣閣行視二王邸命王諸子
官下制言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聽二叔
出於外憲武王睦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
以義制恩從二王請出就邸得孔子遠其子之心二
聖不同同歸于道皆可爲萬世法朕承侍兩宮按行
新第顧瞻懷念潸然出涕昔漢明帝送列侯印十九

枚遺東平王諸子五歲而上悉佩之今王諸子性于
忠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皆頎然有成人之風朕
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哲宗崩無嗣
議所立相章惇意屬蔡王似蔡王似者神宗第十三
子也及徽宗定立王府史以語言指斥逮于理似表
待罪左司諫江公望上疏曰親親之隙不可開開則
情疑其迹不可顯顯則事暴方章惇持異議時蔡王
年幼少無可嫌之心陛下聖德包容而已開之隙復
塗已顯之迹復泯甚盛德也今若以曖昧無根之語
加詰責至親骨肉之間有魏文相煎太急之譏願密

詔有司諸無根之言勿形案牘幸甚一有浸淫旁及
蔡王陛下何以見神考於太廟乎疏入出知淮陽軍
然頗思其言事不竟而罷當是時 室踵唐制不出
閣而聚京師景祐中作睦親宅於燕饗崇寧中從相
京言置敦宗院推濮王以下子孫爲近屬置大小學
教授立考選法餘皆降爲同姓聽出居自便靖康之
難太宗之子孫居院者畢比遷惟太祖子孫以散處
得全完顏亮南侵宗室在北者畢殲無自脫者而不
出閣之禍極是矣初燕懿王不得立而死安定王始
封又以秦王德芳子嗣後乃並紹以近屬年高者充

之然多癯老至不任拜跪紹興初詔有司紹安定王
封上合封者姓名而燕秦二王競爭襲禮官王居正
言燕王親太祖長子後當世議遂定而孝宗以康惠
後育宮中得嗣統傳光寧再世復絕取宗室子詢育
宮中早世又鞠濟王竑不得立而理宗以燕懿王後
亦竟有天位孝宗時詔宗子不論服屬遠近人多寡
但嘗獲文解兩次者直赴廷試入仕者至驟踰千人
乾道六年臣僚言神宗朝始立教養選舉宗子之法
鎖院則與京秩末科則許升甲所以寵異同姓令不
與寒畯等也比年雋異者多或冠多士或登詞科幾

與寒士埒而入仕浸繁壹未知所裁非所以示至公也於是禮部請鎖院登第者如舊於元官上轉行一官自餘止依元資改授他皆準舊制大都宋家法過前代諸王子咸兢兢少過雖其賢科發迹奮自至卿輔有之而進退輕驟於異姓不異即趙忠定汝愚有社稷大功旋就擯逐亦已削矣蓋是時天子大臣慮不顧其後宗子無得分封強支幹自輔者迄航海而文陸二相乃始議分二王於閩廣崎嶇以圖存不已晚乎則知庸親分土藩垣屏翰磐石維屬固王者所為公天下保世之具也

太祖四子滕王德秀燕懿王德昭舒王德林秦康王德芳

德秀德林皆早世而燕懿王五子惟吉惟和最賢太祖崩惟吉裁六歲能晝夜哀號孝章后慰諭者再三始勉進鍾鼎稍長善屬文及草隸飛白為太宗所愛命日侍中食真宗時授使相疾上屢臨視之親為艾薨上廢朝五日贈中書令追封南陽郡侯懿王世孫世準內恕外嚴整無侈好卒追封成王弟世開問學該洽事後母孝撫孤姪有恩御史吳申以學行薦試學士院不赴神宗褒異之召對為上言宗室宮僚有缺不即授而以他官攝故私謁行宗女嫁獨以所不復事銓擇帝嘉納欲以宗正固辭進一官以所列著令紹興後有嗣秀王伯圭圭賢伯圭孝宗母兄也知台明州命宗室子入學開規矩徒戍定海兵於許浦伯圭曰定海海衝當控扼備不可撤請摘利司軍實其地從之海寇作諭降其豪又獲其桀黠者酋撫用之賊遂散滅蕃商死貲巨萬當沒不忍具還之獲私鑄錢者不忍實諸法勸誘後以無犯孝宗立拜少傅伯圭性謙讓居上前不以近屬自居上行家人禮執臣節愈恭一日上談潛龍時事以為惟伯圭曰臣老矣不復能記憶問再三終不言上嘗欲廣其居並湖為復閣命度材竟固辭而止光宗即位陞少師

已遷太師封嗣秀王寧宗時詔贊拜不名有與至殿
門太師費追封胡王謚憲靖子九人師夔帥揆賢
○太宗子楚王元佐狂疾事具帝紀中曾孫宗悌字
元發輕財好施有故相子歸帶而予之錢所親詐取
惻然曰宰相子至是乎不以小故而傷骨肉之恩
藏雖事覺隱之曰吾早卒無子仁宗命楚王孫宗保
郡王昭成太子元僖早卒無子仁宗命楚王孫宗保
為後宗保性仁恕於座嘗書忍字以為戒幼鞠宮中
終身不自言子仲鞠亦賢孝能詩子允讓僕安懿王
也資渾厚外莊內寬知太宗正寺教宗人法而子
繼大統為英宗內商恭靖土元份也廣願豐順早為
王鍾愛不欲令出宮期以年二十始出宮中稱二十
帝太保即上語及行為呼也少威重不可犯天崇
八名聞外夷呼為八大王遼人入使必問王安否及
憚在王事母王德妃孝母有疾躬侍藥勤禱至憂念
何食明肅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為太后所深忌沈
不食却掃陝西用兵上所給公用錢以佐費嘗問翊善
晦却掃陝西用兵上所給公用錢以佐費嘗問翊善
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屏人語如此安用宰相為乎
疾上親至卧内視之屏人語如此安用宰相為乎

王謚恭肅比葬上三臨其器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
方屈請緩王寔期范仲淹曰荆王太宗愛子先帝愛
弟屢被讒賴仁聖保全豈於送葬顧各惜費乎詔出
內帑金佐王寔馬真宗六子仁宗三子多早世不
顯英四子皆宣仁皇后世餘子與徽宗三子頽皆賢
○神宗十祀侍上青坊跬步不遠左右衣不解帶食
北符景王祀侍上青坊跬步不遠左右衣不解帶食
不肉及北遷鬚髮盡白而信王棟得亡匿真定境中
語具帝紀中○欽宗皇太子諱與弟訓俱北而高宗
獨元懿太子身○孝宗莊文太子諱與弟訓俱北而高宗
禮官議服期以日易月百官服衰服壹日而除東宮
臣僚服齊衰三月臨七日而除莊文妻封韓魏兩
當立上以恭王博武立之封愷魏王妻封韓魏兩
國夫人示優禮出判寧國府命宰執設祖王津園慰
其心王登車顧丞相允文曰望相公保全至郡究心
民事築圩田上顧丞相允文曰望相公保全至郡究心
瞻學勸誅農功得兩岐麥以獻尋薨上泣然曰向所
為越次建儲者知此子福氣薄故耳寧宗之世取宗
室子養宮中曰景獻太子詢早我
世已鞠濟王玆不得立具紀中我

五史下編卷十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之二年 詔封 皇子十人為王
大約儀衛規制下

天子一等歲祿多者至五萬石金冊金寶 親王之子

封 郡王祿歲二千石塗金冊銀印俱嫡長襲 郡

王諸子為鎮國將軍從一品 祿千石孫為輔國將軍從二品

祿八百石曾孫為奉國將軍從三品 祿六百石代而降皆

鎮國中尉從四品 輔國中尉從五品 奉國中尉從六品 即屬籍最疎

遠者皆得封奉國中尉祿二百石無無封若祿者然

親王郡王祿給多寡出一時權制無常數封 皇女

公主而親王郡王將軍中尉女各有郡主縣主郡君

君縣君之號王儀賓中奉大夫從二品郡王儀賓亞中大夫從三品 而諸冊封

及宮室婚姻喪葬諸鉅費咸仰給於 縣官當是時

天子都金陵去塞垣遠且萬里近者數千里虜出沒塞

下難制於是酌周漢啟諸王之封亘匝於三垂

文皇帝王燕天險地利甲天下而北平以東歷漁陽盧

龍出喜峰包大寧控葆塞山戎為寧王度渝關跨遼

東並海被朝鮮開原許通市東北夷為遼王北平西

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咎庸蔽鴈門

為代王沿鴈門而南表襄山河太原其都邑也為晉

王逾河而西歷延慶常靈又逾河保寧夏倚賀蘭為

固為慶王兼殺隴之險理周秦都圻牧坳之地直走
金城為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扃嘉
峪護西域為肅王九王者皆近塞皆備邊皆傳以元
侯擁以宿將皆專制其國中兵車城郭崇重擬

天子而周楚齊譚魯蜀諸王並列內郡各專國檀兵蓋
草昧利於建侯拔蕩維於宗子亦其勢也訓導葉居
非上書言分封太多他日裁之則變生有七國之釁
任之則不掉有尾大之患引漢晉之事為觀鏡

上怒繫治死獄中先是吳元年

上念七子長宜習勞令內侍製麻履繩滕凡出城馬行

十七步十三洪武二年設王相府已又命博士孔

克仁授諸子經六年春賜諸王昭鑒錄又賜

祖訓令書宮殿中八年初定諸王而下及宗人祿米他

錦繒段絹茶鹽布粟歲賜之數有差諸子年十五而

上賜田六十頃為永業除其租是年定王邸殿門名

上召中書省臣言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

導俗居尊而侈必至厲民堯禹茅茨卑宮秦隋阿房

西苑其興亡可鑑矣諸子甫冠去朕左右獨柰何以

靡麗蕩厥心乎自今諸王宮府毋飾彩十年以江浙

財賦所從出不以封徙吳王王周國開封秦晉燕王

將之國

上令詣鳳陽謁辭 皇陵令行觀

祖宗肇基之地知 王業艱難又 命 皇太子率三

王祭開國功臣然後行十九年冬 詔王國慶賀惟

國城官致禮在外文武官毋得趨府賀有事遣人啓

母遣將二十六年 賜諸王永鑒錄更定宗人封爵

冊寶之制 勅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

具名上考驗陞轉如常選法宗室有犯宗人府即訊

量罪降爵等重者奪爵為庶人不即刑改 祖訓名

皇明祖訓召諸王至 京師賜之王子孫各製二十字

命名詩登玉牒以需二十年勅遼寧諸王據邊場孳

牧母得侵民田魯王以餌金石藥發疾薨禮官請謚

曰父子天性然謚法公義也朕不得以私廢公枉輕

餌金石藥自斃可謚曰荒靖江王守謙者

上長兄南昌王孫也父文正少孤依

上居撫愛之從渡江有功以大都督督軍守南昌陳友

諒悉力攻之堅不拔已驕僭有怨言被譙讓而懼謀

叛歸張士誠事覺

上大驚曰嗟此子不才至於此非吾自行不可矣趣駕

即日 幸南昌文正倉卒失措出走謁

上泣曰汝何遽忍爲此載與歸羣臣劾請伏法

上曰吾兄惟此一兒吾不忍也放桐城而死 召其子

鐵柱語之曰兒無恐爾父違我訓忘艱難貽我憂我

故放之我育汝汝長且封汝我終不以汝父故廢汝

汝勉之洪武三年 賜今名封靖江王國桂林未幾

以淫虐廢爲庶人田鳳陽七年復王國雲南益暴

上召捷而錮之卒于贊儀尚幼命爲靖江世子留 京

師贊儀恭慎好學能書三十年

上遣省秦晉燕周楚齊蜀湘代肅遼慶谷陳諸王先自

楚入蜀歷陝出河南上山西抵宣大北平東至燕大

大寧遼從山東還擇文武忠厚者以從贊儀年幼欲

令知親親之義尚睦恩且令涉山川險易習勞也蓋

曲至如此

成祖起北平入靖難 天子孫出周王橐齊王榑于

詔獄復爵土而齊王顧驕 賜諭戒不從來朝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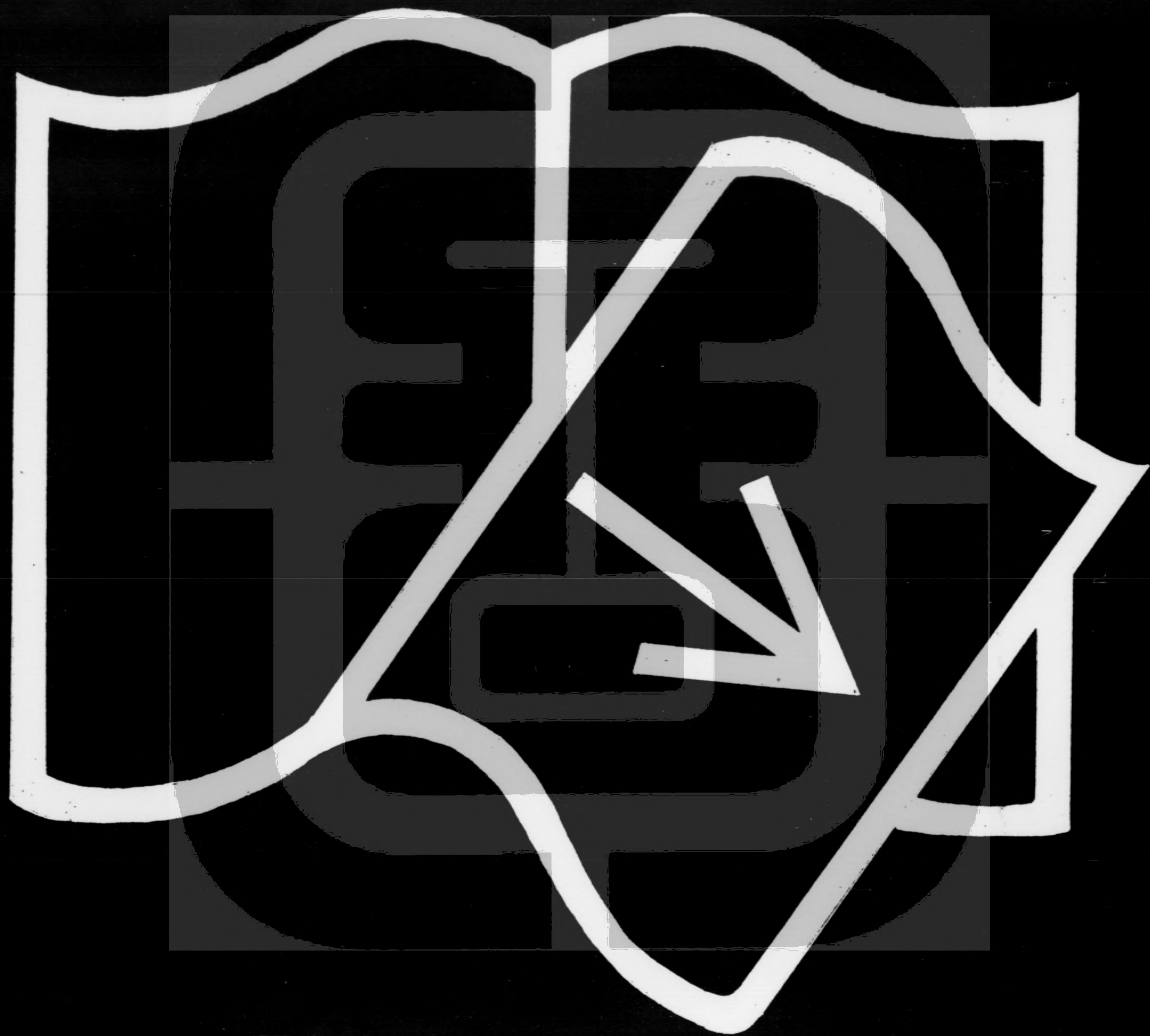
面諭曰母忘患難時榑益自疑蓄亡命養刺客僭恣爲

呪詛後入 朝臺臣露章請刻治榑厲聲曰奸臣喋

喋又欲效建文時離間耶會當盡斫此輩

上大怒削護衛及長史官留 京師已廢勿王居廬州

羣臣請罪其教授葉垣等



P56-64

上曰齊王諄戾習與性成朕與王至親出之圜寵以
祿爵誠心溫辭開譬之然且不悛也教授輩當如王
何况垣等先自歸可勿論谷王棖以金川門迎 駕
功 寵賚特厚封長沙之國驕匿亡命習兵造船爲
不軌長史盧廷綱諫不聽磔之都督張興懼禍及密
上變告 卻不聽興過南京啓 皇太子曰王不軌
有端臣冒死聞

上上顧不信臣臣必死願 殿下垂聽臣他日臣家族
請無從坐城獨臣死不恨棖以蜀王賢爲衆心所歸
爲隱語致王曰德蒼時不可言桓文事桓文時不可

言德蒼事風誘之王責諭不聽會蜀王子悅燭負罪
亡之棖棖納之因詭衆曰往我年開金川門實出建
文君建文君今在我所我舉事爲建文君復辟蜀王
上變告

上大息曰我待棖厚念不宜有此蜀王忠孝又不宜欺
我昔張興嘗爲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徵棖至即訊
具自伏於是成國公勇都御史觀及諸大臣露章言
周辟管蔡漢戮安長豈其不懷不得已也願

陛下以大義故裁棖勅天憲

上曰棖朕弟朕不忍其令諸王博議上楚王楨等各議

言棟違

祖訓謀不軌蹤跡甚著逆不道罪無赦

上曰諸王奉大義固當然朕不忍也朕寧生棟廢勿王
爲庶人棟闔戶自焚死興得無坐旣而代岷王皆罪
廢於是諭天下諸司事關王府者遵祖訓啓王
餘有司軍馬錢穀刑名諸務不許槩啓王王府事馳
奏不待報輒行者罪之秦王志均請選良家子入宮
許擇護衛女入令酬直母抑勒周王楠請立

太祖廟得祠祀國中

上書諭之言禮支子不得祭太祖王國獨當祖始封之

君平陽王者晉世子美圭也晉王濟熇以弟濟熿構
失王濟熿餽得王後事稍白詔封晉世子美圭爲平
陽王奉父居平陽而濟熿乃大懟又侵奪平陽王田
仁宗賜濟熿書言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咏
感念無已緬惟賢弟同吾此心田薄物其讓平陽王
又書諭平陽王言朕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姪本一
氣汝事叔益恭朕又當憐汝而濟熿愈大悖蜀王子
悅耀謀奪嫡數構誣蜀世子

上怒抵其奏于地曰嫡庶大倫干分犯親獨不畏鬼神
乎謂侍臣曰悅耀虧忠孝懷姦讒使歸蜀終亂其國

徙武岡州又徙澧州而蜀寧漢庶人高煦者

成祖皇帝次子也季為趙王高燧永樂初庶人與靖難
功已與趙王並封國雲南怏怏不肯行曰我何罪斥
我萬里外改青州又怏怏曰我何罪置我瘠土留
京請天策衛得之輒喜曰唐太宗始嘗為天策上將
吾何渠不秦王若乎已日夕與季比而譖 東宮宮
僚多得罪獄死者數人矣而庶人所為益暴悖

成祖在北京問隆平侯信頗聞之南還問尚書義義固

謝不 學士士奇曰固然漢室之心路人皆

知之惟 善處父子兄弟關全天恩

上為默然居數日復得高煦所為不軌事甚具乃大怒

召詰之褫衣冠繫而華門且行誅 皇太子伏地頓

首涕泣請乃削兩護衛徙封樂安州勒即日行

顧 東宮及 太孫曰樂安近即朝變可夕擒也久之

上以疾不視朝 皇太子希得見而宦官黃儼江保附

趙王常陰為王地時時造浮言謂

上意未嘗不時時在趙王也於是常山中護衛指揮孟

賢等託天象非久當易主遂與羽林衛指揮陳旭鎮

撫陳凱興州衛老軍高正等謀為逆廢 皇太子而

立王事覺

上御右順門召皇太子及文武大臣廷鞫之得正
所偽撰遺詔大震怒召趙王詰責皇太子力營
救曰大內辨深此獨外諸邪妄人所為高燧在內安
得知乃獨誅賢等王大懼自戢

仁宗即位遇二王加恩及大漸召尚書原吉大學士
士竒等受顧命而

章皇帝時以皇太子監國南京驛召未得至原吉等
以樂安迫都圻以為憂乃秘不發喪獨遣使迎

皇太子趣駕入皇太子至良鄉乃發卷群臣出郊迎
皇后留原吉佐襄王守大內既即位賜二王視

他府特厚而高煦日有請輒許顧愈自疑因遂反立
五軍都督府擅封拜刻日取濟南犯京師遣校枚
青潛詣英國公輔結約為內應輔暮夜得書立繫青
持以聞時

上倚尚書原吉厚時召密咨於是庶人訟言

仁宗遣洪武舊制與文臣誥勅贈而原吉等為佞奸亂
政名清君側索誅之

上得輔所上書夜召諸大臣入與議原吉自屏不敢入
上召之入乃入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親藩變亂罪
萬死

上曰卿何言彼實覬大位獨借卿為兵端朕休戚當與卿同之於是屏左右分坐密議學士榮首勸

上親征

上顧原吉原吉曰親征善漢王勇為諸將所憚服日

上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而泣此何以待敵乎且兵貴神速今卷甲亟趨寔發電迅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宜聽

上曰善明日

諭百官

親征英國公輔請得將自效

上曰卿誠足辦此顧朕新即位不行不足以震疊吾行決矣又明日乙丑大索樂安奸謀敕指揮謙同平江

淮安令母南

敕指揮勳守居庸母令北入胡

敕

法司蓋弛軍旗諸刑徒從征戊辰部分公列侯守

皇城京城已已

命襄鄭二王居守少師義少傅士奇

少保原吉學士榮等從辛未

五軍發

京師癸酉

過揚村

上馬上顧從臣言公等試度王今為計當安出或曰樂安城小彼必取濟南為巢窟或曰彼中戀南都必行據南都

上曰不然濟南近然未易攻况聞大軍至何暇攻南都遠護衛家咸在樂安又何得遽南也漢王外誇詐然

中情怯耳往臨事每不能自裁今獨輕朕年少新立
衆心易搖故敢反又冀別將來得誘幸成事聞朕來
膽落矣殆至即禽哉初庶人聞陽武侯祿將攘臂喜
曰易與也聞親征乃大懼急爲備

上馳書諭庶人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
伍被今六師壓境王誠擒倡謀者自歸朕與王除過
恩禮如故不然一戰成擒或同謀者執王爲奇貨以
來悔無及矣時

上英神暢武令下壯肅我師氣益振庚辰侯祿言前鋒
至樂安漢王約明且決戰

上令大軍蓐食即刻行文武大臣請慎重懼林莽間有
伏兵毋百里趨利

上曰兵貴神速我師已抵城下而營彼烏合洶洶何暇
伏讐阱中虎即爪牙安施脫前軍失事者氣折矣遂
行夜分至陽信陽信吏民皆入樂安城無來朝者辛
巳昧爽蹕樂安城北壁四門諸將請進攻不許再
勅庶人自歸不答是夜盡焚兵器及所與通謀逆者書
明日就執羣臣請正典刑

上不許命庶人爲書召諸子令同歸京師令侯祿尚
書本鎮樂安改州名武定州乃班師諸同謀及約爲

內應者皆殛死不踰旬而罪人斯得四海晏然本榮
原吉贊 親征之力也六師至單橋尚書山來迎
駕請曰趙王與漢庶人爲逆之日久矣今乘勝宜移
師指彰德則朝廷安不然終爲異日憂

上召義及榮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畫榮請先遣
勅詰王與高煦連謀狀懾之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命學
士士竒草 勅士竒不可榮厲聲曰汝欲沮 國大
事乎事今沮倘異日有變當誰任其責者士竒曰事
須有實天地鬼神寧可欺乎且勅旨何辭榮曰令錦
衣衛責狀云與漢連謀立具矣何患無辭士竒曰錦

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義及原吉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

今上獨親叔二人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當厚待有疑
獨嚴爲之防柰何輕用兵獨不念

皇祖在天之靈乎時楊溥與士竒意合曰公言是吾二
人請 賜對質言之榮先入士竒溥繼至不得入惟
義以士竒言白

上 上默然久之士竒不得召然乃遂不復言移兵事
矣比至 京言官交章劾趙事不已請削爵土而高
煦亦自言與趙通

上反復思士竒言善之召問曰今言者論趙事益多則何如頓首而對曰今宗室惟趙王最親今反形未露當保全

上曰然

皇考於趙王最友愛吾今惟一叔吾柰何忍之吾欲封羣臣章及漢所連詞遣都御史觀及公卿中一人賚示之使自處何如士竒曰甚善獨乞於皇親中選一人偕行尤善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人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

上從之遣容觀齋書行時趙王聞漢事窘甚日有變動息脫事急即自裁及容等至乃大喜曰吾生矣即上書謝罪請還三護衛及儀衛司

上復與儀衛司而定已召士竒勞之曰卿之力也是年漢庶人及諸子皆死逍遙城趙悼王亦非夕薨而晉王濟曠與漢通有狀廢屏鳳陽於是言者稍稍更法制為峻防雖親王儀體崇極不異而權重愈益輕矣方靖難時

成相挾寧王權至自大寧與俱南及事定徙封雲南憤憤不肯行至南昌請留許之至是奏討南昌附郭灌城鄉田俾子孫得耕種自給

上與權書曰承諭欲得灌城鄉田朕不惜戶部言灌城鄉田千六百一十七頃六十餘畝此鄉民所仰賴以足衣食者也庶子郡王自有歲祿若從叔祖言百姓失業必然怨必歸朝廷故不能曲從其後以更定宗室將軍祿視其品復上書請親親不當分品級高皇帝朝賀祭廟將軍與諸王同班又靖江世子兄弟將軍但羣臣相見往輒行君臣禮今不宜變臣不避斧鉞望赦免

上復書曰承諭以祿米定品級非舊制忿切之情溢於言表披閱駭愕將軍中尉有品乃

祖訓祿視品乃遵祖訓豈謂過乎將軍與諸王同班考祖訓及禮制皆不載且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令羣臣於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禮何天下紛紛多君也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赦免之說何冤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於是覽畢以示公侯伯五府六部文武大臣咸謂叔祖意非在此蓋託此為之名不然何宣德元年事而至今乃憤發也予已距羣臣言不聽或復不謹非獨群臣有言不已天下之言皆將不已是時或欲全親親之義不能矣權奉書懼而自戢後終身無絀罔得謚為獻亦有懲也當是時韓王冲燧

請徙江南不許請廣居第請并建襄陵樂平二邸許之慶王梅言寧夏卑濕水泉惡乞假居常州不許請歲一至常州度夏如

文皇帝時許之已有告王閱兵造戎器購天文書者上書諭王言小人誣叔祖已寘法勿疑肅王請加祿上曰共武永樂時肅府歲祿僅五百石而莊王不言者以地遠念朝廷轉輸難誠體國也

仁考即位業已加五百石矣朕不得歸焉正統中遼王府臣請加祿

上曰遼簡王嘗得罪

太祖 太祖原之削儀衛止與校尉二百人王嗣封

仁宗命加祿祿倍於先王

宣宗又與旗軍三百人 朝廷親親恩厚矣王於朕母

諸弟寡恩府臣不聞有匡正而為王請加祿何從諛也不許周王仕潭以大同地瘠乞移封不許已 勅

諸王非時令 萬壽節母輒集有司宴為著令是時

國難初靖

文皇帝上賓

高祖諸子王尚襲 國初時事故翕張予奪煩 廟謨

控縱類如此

睿皇帝北狩時悼 建文帝三王皆不終其沒也又無
所加禮非天意召變災數以語指揮袁彬太息之既
復辟意曠然欲寬建庶人之囚建庶人者
建文帝少子文圭也幽中都廣安宮

上一日召閣學士賢語之故且曰朕念親親恩不忍也
賢頓首贊曰 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高皇帝在天之靈實臨之此堯舜之心也願即裁幸左
右有阻之者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乃入白

皇太后令建庶人出居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

便與閹者二十人女婢十餘人給使令遣大奄牛玉
入諭 意庶人且喜且泣頓首謝庶人入禁時纔二
歲至是年五十有七矣出不識牛馬無何卒方

上北狩時襄王瞻塏上書慰

皇太后請命 郕王輔 皇太子居攝發府庫財募勇

敢士圖 迎復有 社稷大慮

上復辟石亨等誣尚書謙都御史文通大閹盜金符迎
立王世子而謙等冤死王疑懼不自安已

上得王所上書于宮中大善之 手書召王朝蓋是時

諸侯王禁毋得 朝謁父矣王入見被 親禮隆特

上問王所過官吏賢否時按察使槩以詆誣下獄王避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爲臣言王廉使寬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強附柔善恩威兼著幸爲百姓奏上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 幸哉察

上立命雪槩比辭歸

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

上曰叔父何欲言王頓首曰萬方聖治如饑渴願

皇上省刑薄斂爲萬姓自愛

上拱手謝曰敬受教四年 召再朝 御製峴山漢水

賦襄陽四景詩賜馬藁謚曰憲

上性至仁厚而錦衣衛按弋陽王敗倫鎮撫司覆臨川

王與尼奸皆非實 大感嘆謂輔臣曰宗室中豈願

有此穢行初咸謂實然今皆詆誣非所以重 朝廷

敦親親恩也已曠然沛 恩釋建庶人之囚一時宗

室多所洪覆而 國家祚運元氣畢此賴矣成化中

宗室益繁奉 旨定萬石者支米二千石石折銀一

兩千石者支米五百石石折銀捌錢餘折鈔著令已

迺減王府營繕喪葬諸 國費弘治中

仁壽皇太后春秋高念崇王少憐愛之思一見敕內官

取入朝而禮部尚書倪岳言二年間三王之國郡縣

供億費浩繁軍民皆困而崇王復來滋勞費不任又
地方水溢恐舟車有他虞親王來朝洪熙宣德間已
鮮舉行宜勿召章再上竟寢於是諸侯王防衛瑣悉
亦少迫休矣當是時汝王之國以婚故乞預支食鹽
十年年三百引

上曰王婚別給長蘆鹽二千引食鹽如故德王請業南
旺湖以漕渠故不許徽王乞陞所居鈞州爲府治而
以旁近州縣聽府轄晉王請爲世子別設典膳尚書
恕執奏言肅藩荆岷皆封州而鈞獨陞府非便王世
子當問安侍膳設典膳非禮也事得寢初制藩王府

內外各設官毗一國之政而遴選才識老成人以充
後王自恣不忌顧輔導官不敢有正諫而失德多有
於是尚書馬文升言自今各藩諸內官缺以時奏司
禮監於內官中擇老成知禮義者奏補其處令關司
門禁肅清宮闈防花生螟蛉之奸而外長史紀善等
官於國子監及在外有學行教官中陞授令導王以
仁孝禮義之事王德有闕從容匡諫反覆諫不聽得
密切具聞其郡王諸所爲不度教授亦以時匡諫
反覆諫不聽啓藩王具奏輕則降勅戒切重者遣
皇親內臣體勘處首毋宣露於外養親親恩其外事

遣法司官勘實而王有罪罪輔導官其各王府將軍
中尉所為不法王郡王自禁治其互相隱蔽聽鎮巡
三司糾以聞所選妾媵獨許於府軍校家選用不許
抑勒民名數准事例毋濫其樂工縱子女入侍王及
將軍若諸人誘王賭博為非者事發謫戍邊遠衛凡
為此議者以臣獲備位見宗室所為為朝廷羞切

獨憫之欲令自澡拂日著於善也

俞旨下著令

宣德

中秦府未與王欲與通政使李錫媾為婚詔錫今候
舌官不聽許弘治中吏尚書屠瀟與大理少卿士輔
卻以輔王親補參政出之外後以為例嘉靖八年大
學士楊一清言永樂宣德中楊士奇以審理副選翰
林編脩周忱亦自長史累尚書後皆為名臣成化中
雷霖以德府長史提山西學布政使雍泰於秦府有

祖用俾人知自効無遺才吏部議此得與列官一體陞

於尚書等使非懷重內輕外之心亦足展布其才猷
如故便一清再議部執不可而罷已復命王府官稱
病乞改用者勒致仕輔導失職調官不得授府州縣
親民 正德中秦王焯請關以西鳳翔以東河壩地曰

皇祖以賜先臣揆也左右皆受賂助為言

上許之戶尚書梁材執不可曰陝山外控三鎮內給四

王民罷困已極又安所得空地給諸王為乎不聽趣

草制大學士廷和冕執不可不得皆引疾

上震怒趣具草益急梁文康儲曰如皆引疾將孰與事

君乃草制上制曰昔

太祖高皇帝著令言此土不以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
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將饒富而驕奸人因誘
誑為不軌今王祈請懇篤朕念親親故以畀王王得
地務益謹毋收聚外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惑人言
為不軌震我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全親親恩
不可得矣

上覽之大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得寢庶人寘鐻
者慶靖王曾孫也襲封安化王奄瑾擅國毒天下大
理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增頃畝民苦之寘鐻因憤憤
又以骨相自侈名誅瑾遂賊殺巡撫總兵及東以寧

夏反時游擊將軍仇鉞陷賊中稱病卧不起聞大帥
四集而寘鐻所署大將軍錦出抗師副將昂留守來
問疾鉞延入伏蒼頭起格殺之而鐻寘就擒送京
師伏法寧庶人宸濠者獻王權曾孫也國四傳至濠
而好弄喜兵嗜利冒色凌宗室為瀆亂正德初請得
瑠璃瓦覆宮如制巡撫江西都御史林俊上疏言事
有可為有不可為亦有可已不可已今江西公私
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時可已矣而益府宮殿蟻
蠹益王至移東寢以居此脩蓋費夫安可已也淮府
造墳順昌崇仁起第此國例安得已它諸州縣儒

學文廟圯不治預備倉穀數少官軍俸糧歲通融節
支亦尚少此又不可已也今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
煌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尚不用瑠璃再造之會國
至富也又不用瑠璃豈其先王亦猶慕采椽茅茨之
風崇質樸以垂憲而然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
故而遽改之非孝子順孫仁祖考之意也且性習難
靜而易動服用難儉而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安
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伊始求之身心自有專
務而規規尋常文具求以侈前人之觀殆未之思也
臣數侍王言論多師法古往又誤被禮愛私當顧厚

宜莫如王念欲愛王以德完其賢名不欲貢諛順旨
以虧至孝孟軻氏所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也惟
陛下裁幸使王如純璧如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事
得寢已濠見諸權幸日肆而

天子方巡遊於邊以爲天下且亂輒懷冀非望諸撫按
若三司若四方豪傑負時望有氣節者輒禮下之浮
相慕爲名高引致仕都御史李士實名士劉養正與
密謀初年賂劉瑾得復故所革三護衛瑾誅復革會
天子嬖都督錢寧優人臧賢而陸完故善濠召入爲本
兵於是輦金寶主賢家分遺諸權要謀復護衛閣學

士費宏持不可揚言曰寧王桀獮今獨無護衛誠復
之江西無噍類矣完知宏必從中梗不覆奏會 廷
試進上內閣與部院大臣詣東閣讀卷覆疏上報可
下復護衛屯田於是濠反謀滋甚養死士斂奪江湖
間及篡劫郡邑府庫以佐費而浚剥富民財產所株
連毒慘當是時江西盜大起而按察副使胡世寧上
疏言古治盜惟二策曰勦與撫今恩威倒施事多輾
轉賊用無忌行道之人患之而臣竊以為江西之患
不在於此也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涸
竭禾粟殫亡民饑莫賑而省城所延燒者萬家基地
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產莊田所逼村落
結寨而三司蒙被鈐束錢穀刑名舉不得自由近買
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民不安生聚為大
盜官懼隱禍各懷異心臣恐禮樂政令自是漸不自
朝廷出矣寧王懿親多才臣豈敢妄有過議但內外
臣僚輔導非法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

聖明廣集羣臣及江西有識士夫會推才望服人公忠
體國不避權勢不撓羣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巡撫
之責予以專斷之權諸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
濁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而妙選循良曲加

休養更乞 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仰遵 祖訓
止治府屬官僚藩臬郡縣應有政務奉持常憲無得
交私罔上行法嚴戢宮奄恪守禁例施舍已責惠及
黎庶如稔惡不悛投獻撥置者法司提問嚴 勅鎮
撫而下欽奉

文皇帝聖旨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奏准方行庶幾小
民有更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
九重舒南顧之憂矣疏上濠大懼徧賂權倖及大臣必
坐世寧毀謗妖言離間罪寘之死時世寧已陞福建
按察使之休行抵家矣於是濠遣校挾

上旨掩捕巡按御史潘鵬故附濠盡逮世寧家急索之
而世寧匿所善按察使李承勛所變姓名間道走
京師自歸下 詔獄得不死於是從獄中三上書言
江藩橫逆朝野共聞微臣顛愚天日同鑒於是言官
交救而諸權奸亦懼後事未可知得減死戍邊自是
濠益放橫無忌顧矣九年清寧宮災群臣請建儲濠
聞多輦金璧主錢寧賂文武大吏欲徵庶人子大哥
者入 京名上 廟燒香成則自取寧得重賂為好
語報濠顧事體重懼未敢發也會大臣有持不可者
議竟罷而濠日夜冀之成十二年府典寶閻順及內

官上變告濠疑出承奉周儀城儀家殺典仗而下數百人為逆謀益急風諸生頌已賢孝要撫巡奏保嘗上意時江彬新寵盛濠未知賂也而大監張忠與錢寧隙欲倚彬以傾寧會

上得撫巡保王奏顧不懌驚曰保官官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為乎忠因激

上曰上不言則奴何敢言奏內稱王孝譏上位不孝也稱早朝勤政譏

上位不朝也因盡發錢寧臧賢與王交通狀時寧府人名奏事往來覘京師如織主寧家

上怒命校大索中外於是監察御史蕭淮露章言竊見

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多殺無辜橫奪民產虐

害忠良招納亡命私造兵器積有歲年長蓄不已禍

且大宜勅錦衣衛官逮黨與至京根治鎮守太

監畢真首保王賢行及諸阿附者宜罷斥左布政鄭

岳副使胡世寧守正蒙害宜起用已給事中徐之鸞

御史沈納等連章上於是閣學士楊廷和調旨言

朝廷處親藩自有常典鎮巡官何自輒保王賢孝蕭淮

等所言關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治其遣駙馬

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宣諭王革護衛或問廷和遣

駙馬者何廷和曰宣德中有疑於趙命駙馬袁容往而鮮今此意也事實中機竅而濠故所遣偵卒驟見逐捕不敢留采聽風聞莫得其要領獨聞遣宣諭都御史駙馬實來乃亟走報濠則大驚以為詔使來必用蔡震擒荆王故事固不謂如趙事已也弘治中見瀟坐不法命太監敬駙馬都尉震御史珊召之至廢勿王為庶人且舊制抄宮眷例遣國親臣明日遂賊都御史燧副使遠發兵及巡督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奉旨詣福建處叛軍至豐城聞變乃跳身還吉安時闔省方面官皆陷賊無一人任難者乃與吉

安府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檄召列郡民兵具疏告變集吉郡諸養病省親有才望諸臣共計畫收人望留復命御史謝源伍希儒以紀功方聞變守仁念濠發卒倉恐兩畿無備為濠乘也立遣謀四出投檄言朝廷調京邊官軍發各省狼達土兵分道會南昌以警賊而與浮相唯諾令不疑召其偽軍師劉養正家以故意厚撫之又宣言兵不足用獨集軍不出師於是濠聞諸道兵且大至惴不敢動又喜守仁觀望為前却也不趣師已四探候者月餘知無兵而莫測其要領乃發兵徇南康下九江遂順流而東攻

安慶而守仁所檄召列郡兵乃大集於是乃傳檄暴濠罪誓師致討遣偏師襲新舊破濠所伏兵撼城中因遂拔南昌濠宮眷縱火自焚守仁至乃撫居民釋脅從封府庫收印章而人心大安當是時宸濠方攻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與知府張文錦指揮崔文集誓死守偽太師士實等勸濠去安慶直前趨南京否則徑出蘄黃趨京師母頓師堅城下自困濠首鼠不能決顧督衆運土石填壕責肉薄以攻不能克以僉事潘鵬者安慶人令持書往城下趣降銳執鵬父手刃之擲城下曰降者視此鵬慟哭退而賊氣大沮會聞南昌急遂解安慶圍西還守仁督銳師逆擊

黃石磯三戰大破之遂得濠當是時濠聚兵斂財者數歲交權倖為中應而天下翬然然所將者卒獨誘藉椎劫無賴未嘗經人敵江西雖分封地得自擅又怨結于百姓莫為使及驟攻安慶莫能下固困而守仁乘虛搗其巢覆之士內搖無固心而知府伍文定戰疾力立砲石間火燎鬚不退不旬月而大憝克擒東南底定固天祚宗社亦由制王邵王獨食租衣

祿不專兵之效也其後內倖張忠許泰等欲掩守仁功乃揚諸人曰守仁初同賊謀後乃反討之及公論難掩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功遂不白而伍希儒謝源以考

察落籍嘉靖初兵部職方司主事霍韜上疏曰宸濠
初反海內震驚江彬弄權四方離析內外人心多懷
觀望故王守仁此役故論功固宜首守儒輩文定皆
族然後肯倡此役故論功固宜首守儒輩文定皆肯
伍希儒亦皆協心比義共獎忠勤者也江彬張忠姤
其功於前隨征紀功給事御史黨奸扇讒附和其後
以守仁名望素著不能瑕玷而謝原伍希儒當其
辜時有進表奏議愈事二負經過吉安亦為守仁挽
留共圖舉義二臣懇脫以去其意蓋謂事成不遇陞
官不成即且滅族故也後見希儒源被黜欣然告人
曰予當時幸不預事乃有今日若在其不知置我
於何地矣夫禍變忽生人皆解體使忘家中不知我
以為功反以為罪後有事變人將指二臣以為覆轍
誰肯越職分以效忠乎天下之事有常變君子為機
有經權變起倉卒鄙夫小人縮手觀望惟奮不顧身
者然後能以智勇而成功變亂既平腐儒俗吏乃騰
口舌以繩其短此豪傑所以不待仲氣小人所以多
僥倖也嘗讀歷代國史有書攻某州得某縣幾何戶
口幾何者矣卒所趨必變定兵戰主將乃得申驍令
而封府庫此用兵之常也故凡誓師必曰戮力克敵
敵所有皆汝有也如不克敵身首不保曾有誓師鼓
勇之初預申取虜貨財之禁乎當時省城初復強敵
在外正稍寬約束鼓舞銳氣之時也圖大計者可不
小苛乎使宸濠不就擒滅縱橫南比天下府庫不知
何如賊人金帛尚得計量其多寡乎孰使二臣果不
黷載金寶之賈猶當斷以多寡乎孰使二臣果不
日之勸况此流言皆張忠許泰之恤小瑕為忠勤後
之所附和曹是而信之乎御史黎龍言鼓揚祝續章
事不難於成功而難於倡義可謂約而盡矣

世宗皇帝起宗藩嗣大統加意於展親

登極南郊國慶諸詔下慮無不以隆老表賢

篤恩恤隱為大德而諸憂深慮遠之臣語藩封亦莫
不思為國家畫可繼之制遂

天子親親之恩使不至於窮然是時明興百六十有

餘歲矣陝西河南湖廣積祿米數十百萬石有司不能給宗人告饑諱有司有司杜門或乃踰垣走脫去河南宗人告饑將軍安滔等五百人諱推行臺門凌撫臣安滔坐革爵韓府告饑宗室旭梔百五十人遮總制尚書 詔榜諭戢錐 優詔屢下必賦宗人祿而有司以匱乏故卒莫之能應也於是棗陽王祐摠上書言願准唐宋故事得應舉效用若力田自活免飢寒不敢煩歲祿而禮部格不行冊登極初朝廷大禮照舊制歲一舉行各處郡王將軍府子女有應請名者寫書賜羊酒幣帛存問鎮輔國而下年七十以上者有司備米十石絹十匹綿十斤特存問示優老之

詔意祿糧有累年不得者查補不許稽遲皇儲生詔各王府宗室屢以貧難奏告甚非得已有司全不處置輕視朝廷欺辱國姓以致困苦饑寒無門控訴到即處補給遠者治罪宗室女年二十以上未婚配者撫按官即便行該府長史限三月以裏保送部覆請鳳陽高墻或夫人或因父祖數十年前得罪遷發子孫至今淹禁或夫男已故遺下妻妾人等未放回者法司備節年遷發情事輕重奏請定奪先是宗人有罪錮中都高墻先後入高墻者且數千人嘉靖四年釋二百九十人十二年釋十三年釋三千人釋三十八人十八年釋四十九人傳當是時霍文敏韜因天變還原邸給薪米自便馬

上德其畧曰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封建親藩祿制有差固欲子孫世世共太平之樂也百六十年宗支日廣祿糧不給

郡王而上猶享受厚祿將軍而下奏告不得祿者屢
屢至矣有晨朝進食僅一麪餅腹不充饑者矣有假
息蓬窩無屋室以棲者矣有不幸物故無棺斂者矣
有女年四十不得適人者矣凡人之爲父祖者未有
不顧念其子孫者也况

太祖皇帝開太平基業合宇宙萬物皆得其所獨不顧
念子孫而忍使之失所乎藩邦不安則

太祖之心不安 太祖之心不安

聖神陟降在

帝左右感變召災亦其必然者也藩郡有司有以抗宗

室得剛直之譽者矣未有以宗室失所之狀 上聞
者也積弊已甚區處爲難自非

聖明獨斷於上則宗室之困日甚生民供億日難事執
有愈不可爲者臣伏考洪武二十一年周王就封其
時開封一郡惟周王一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增三
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
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而下不計也舉一府而天
下可知也山西巡撫都御史王德明奏題積欠王府
糧至百四十七萬八千八百石有奇舉一省而陝西
河南湖廣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而宗室子

孫日益繁衍祿糧何從而可給也嘗考大明會典
一款親王子孫才堪出仕宗人令具以名聞授任後
俱如常選法轉調是我

太祖皇帝未嘗不許宗人出仕也宣德初漢庶人反當
時大臣倡為踈忌宗室之說廢出仕之令夫禁其出
仕不得隨職受祿而仰食有司是故昔以一郡而供
一王今以一郡而供數千百人矣祿糧何由而給乎
太祖時親王納功臣之女公主配大臣之子未之有嫌
也自漢庶人反當時大臣倡為踈忌宗室之說凡連
姻王府之家昆弟宗族不得任京職將軍中尉之女

凡有婚配必求長史代啓奏聞非有賄幣即從沉
壓若自婚配禮官又從而參曰擅自婚配非削職秩
則革祿米矣諸有冤抑不能赴訴必求長史代啓
奏聞非納賄幣亦從沉壓若徑赴訴禮官又從而參
曰擅自赴訴送囚高墻矣冊封不時封請資奩不時
給衆口嗷嗷待食有司困亦甚矣惟

陛下特用御札令大臣熟議其便繼用御札行天
下宗藩俾具知洪武初年親藩幾何今增幾何洪武
初年所需祿糧幾何今增幾何更數十年何圖以善
其後一一計議圖惟盡善以大厭宗藩之心必宗藩

無失所之慮生民無加賦之擾然後上下皆安怨氣
息而災變從弭也會戶部奏代襄陵等府乏祿給
上命發太倉及河東運司鹽銀數萬兩補支給事中秦
鰲言太倉銀若鹽銀者固上供及解邊所需用也
一旦捐給藩封司國計者豈不知端之不可啓而終
之不可繼耶獨以邇來宗室之困已極郡王祿米有
經年不得關支者矣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
矣而地方之困日甚山西因祿米不足科索商人引
銀矣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料矣至於
陝西以累年之饑僅加三邊之師旅存留既少祿給

難供則以太倉運司之積補其不足也亦豈其得已
而然哉臣愚以為挹虛注盈為一時計而可矣非更
化善治可終為萬世法程者也夫利之所任人爭趨
之如水就下不可止也宗室生年十歲即受封支祿
如生一鎮國將軍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即得祿萬石
矣生一鎮國中尉得祿四百石生十中尉即得祿四
千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孕
育甚至下偶賤娼花生螟蛉房第微賤莫可究詰此
近日豐林王所以有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之請也
今河南以旱曠請則周崇等府不免匱乏矣山西平

陽又連以被重災請則交城等府不免匱乏矣太倉之積貯鹽引之羨餘不足供各府之奏討亦明矣則

是豈忍不汲汲為之處哉先是制親王絕郡王以序繼于爵其郡王絕不得復

請繼次子止封鎮國將軍宗室所生子三日後奏報五歲請名十五歲請封選婚正德中禮部始請嚴花

生之禁不許請名造入玉牒聽生理自便花生者乃樂女并不良之婦所生而傳生則花生者所傳子孫

也嘉靖中禮官參准劄王年三十無子者方許具奏娶足四妾將軍中尉年三十五歲無子者方許具奏將軍三妾三十二年嗣慶王彝攢為父台法乞復爵

賜祭塋謚禮尚書歐陽德覆奏言竊照台法先饋寘鑄

銀幣助為逆繼欲謀殺撫鎮成其私已復溺愛少子

賤其嫡自非朝廷體念宗室律令昭然妻子且不

免於緣坐矣今已病故自宜循革爵庶人之例撥地

安葬豈宜輕率陳奏但念慶王業已蒙恩得襲祖

爵而台法止稱庶人諸銘旌題主入廟俱為未便予

為父乞急不擇詞則不得已之情似可矜察如蒙

皇上念慶王襲封伊始雅意為善姑用父以子貴恩典

追贈台法以伸其情仍申敕加勉若善名靡終父

愆罔蓋則國法可畏天寵無常仍敕翰林院查

謚法與台法素行相應者奏請為謚則法與恩兩不

廢奪矣奏可會諸王府中尉女求封德覆奏言臣伏讀祖訓郡王六世以下有授奉國中尉之文孫

女則縣君鄉君之號止於曾玄而五世後不及焉夫
祖訓於起居飲食之宜宮室器用之制纖悉由盡豈其
獨畧於此蓋孫女至於五世親屬踈遠若一槩授封
給祿非惟執有不能及而恩固亦有不能周也今
觀郡王之女其祿米比曾孫孫女祿僅比六世孫則
聖祖深遠之慮可推而知矣况女既有歸則夫家生業
足以自贍朝廷稍加光寵即足爲恩固不必強其
勢之所不能而盡授以封號祿秩此

祖宗之制所當申明者也若以時勢論之洪武間初封
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永樂間增封親

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通計纔百二十有
七位爾而當時本色祿米已不能全給潘府纔六千
石秦府唐府各五千石代府三千石遼府韓府伊府
各二千石岷府一千五百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
七千五百石而郡王中分之無滿萬石者當是時
祖宗豫計蚤慮已如此况今天派日衍征租有限今
各親郡王將軍中尉九千八百二十八位女計九千
七百八十三位通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位矣其
數多國初百五十倍後尚未艾而親王本色祿米
又無不給萬石者計天下歲供京師米四百萬石

而各處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視輸京師之數不啻倍之皆國初所未嘗豫計者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萬石而宗室祿米三百一十二萬河南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室祿米一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即無水旱蠲免不少升斗猶不足供祿米之半况官吏俸給軍士糧饟皆取給其中如之何其能供也伏見嘉靖九年豐林王台瀚奏欲定限郡王將軍中尉子女之數限外所生止給冠帶口糧台瀚亦郡王也豈獨不欲富而言此亦以宗室缺乏勢須俸給而有司不能全供必懷觖望有司缺乏未能辦給而宗室勢欲全得必數受侵侮政令因之阻隔國計無由充足不若使各受冠帶月糧許其如民間應科舉商吏各治生爲兩利也况中尉女本祖訓不載當國家經費無措之日而欲盡授封給祿則時勢之窮所當變通者也今秦晉等府中尉女於皇家爲袒免而下親不宜復封奏可於是始損中尉女封但稱宗壻不甚乖舊制而通計所省天下固數萬不訾也於是經國者寢寢議立宗學得比民業制舉事矣隆慶初副使王世貞上議言國家待宗室意往往傷於用恩其待宗室之法往往傷於用義夫

族屬至於奉國將軍亦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
以至於世世不絕此所謂傷於用恩者也雖屬踈遠
而固皆

高皇帝及

列聖後由無罪而困之一城之中絕其仕進之路所謂
傷於用義也伏望 下禮部及府部大臣議於奉國
將軍諸子聽免其祿秩分居附近州縣廢著之日仍
照 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徭役使終身得畢力
於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試聽為南京及
司府州縣等官一應宗室年至五十量與本等服色

冠帶周韓二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封雲南廣西四川

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庶幾少甦中土之民

又言

室命名俱限金木水火土字樣以致重複互犯創造

生遊自今而後係中尉以下止從上字定名其下不

拘何字非唯可免重複創造

之苦抑亦少寓親踈之別

其自著論言今宗室重

敝矣仰哺待衣日盼焉而卒莫之與又為厲禁俾

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借寒士從有司之

薦固之一城之內至併室而雉經者有之矣易名姓

而為所不可為者有之矣且以天下之大北距狄南

際蠻東夷西戎之內即窮岩岫築其人之負一才一

藝者靡不入薦得官職至舉

藝者靡不入薦得官職至舉

天子三葉之親無罪而被之以虛名實之以庶人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勵翼庶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孚攸齊不得疑元魏不得勰周不得憲唐不得孝恭揆勉而宋不待汝愚也夫薄待族屬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壅闕

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蔓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磬突無烟而衣露脛則其執不能復念民見民之廢箸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

技窮上誠欲惇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下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任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事需後

記載家言宣德初脩玉牒成上之

章皇帝太息曰 國家宗族繁盛皆

祖宗積德所致今於朕雖有親踈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大學士士奇榮頓首曰周自后稷來世積忠厚以故子孫眾多維持王業多歷年所今

國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

陛下又遠宗帝堯明峻德以親族將福祚滋永矣堯先
王奠官詔爵而分土制祿因焉各視其才德之所任
故成周之盛周公太宰康叔司寇聃季司空而五叔
無官唯尚德也封國八百同姓五十而周公康叔封
各數百里褒有德也則治人者與食人者之交相養
也豈非自然之符萬世不與易耶位稱其德則無浮
食之官祿奠其功則無浮功之奉亶盡制而已矣乃
其立五服之制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親屬竭而恩降
於同姓所由一天豈智計哉以故能如脂韃馬行也
微至而不窮今釋此道順全安之術爵不度德祿不
量功人不食力而顛稟給於無功之奉及不能給則
廩廩無畫匡坐而待困顧日規規籌所爲減損刻削
折支斂抑之法不反之其本也亦過防泰矣且今之
難於更制也將

祖訓闕耶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即 訓少闕

聖畫石謨然且當熟覽周慮善繼述於不窮况

皇祖有訓宗室文武才能依常調選用乎且今禁防瑣
峻溢祖訓何限而直爲此拘拘也虞制更而慮易乎
今宗室困甚矣國計亦已蹙矣計無所復之矣今開

妃子涂陽王女也生十一年而封脩德行仁好讀書

上呼為蜀秀才將之國遣祭滁陽王於滁川然後行王

至國聘漢中府教授方孝孫置左右以賓師禮之日

切磋於誠意正心反躬實踐之學孝孺與王言如律

呂之諧無弗合也王資性淵肅識洞達諸三才六經

之理無不貫綜而色溫氣和檢身循典孜孜不絕

論諸極醇精禮賢十與切磋於道不厭宋太史卒茂

川王慕其賢為發哀以成禮葬以粟帛周其家念苟

學官俸薄月加優給推恩母族歲時遣問遺不絕時

諸王近邊者歲出師擊胡羗王守西陲務安靜寬簡

與民休息勞心庶政摩撫疲疇敷崇文教封內數十

州蒙被潤澤家和人裕歲以屢豐建文中桂貪虐方孝

天子垂意稽古禮文之事其尊重王代王桂貪虐方孝

孺言宜以德化尊今諸王中道德可師法者莫如蜀

宜競競奉法川受王教誨用變化其性習從之永樂中

益往徃稱蜀王忠孝不欺禮重之不衰孝孺嘗稱王超

上悟天人從容禮法事多師古仁不近名云孫靖王友

育無子毋弟友燠及為僖王賢又無子叔保王悅

與嗣儉守禮法三傳而懷王申鉞無子第申鑿剛好

資能文為惠王惠王薨子省瀚嗣仁好儒術卒謚昭

子讓翊嗣嘉靖中守臣言王忠孝賢良特勅褒賚

馬○湘王栢胡順妃子妃豫章侯美子也幼美慧好

讀書常篝燈至夜分出入縹囊盛書以自隨嗜黃老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素入侍上如飛達兵犯常德也當武事則握弓矢刀

致齋於外陳簋簋牲醴裳衣禁器必物仰王鎮國非
慶賀不衰身事必啓而後行作樓貯書與萬歲牌朝
夕瞻稽歲時今節躬奉至殿上祝拜起如存
前送迎詔勅表箋雖大寒暑或祈疾必躬親望
闕則北首過廟則趨值水旱日徒跌諸壇祈禱遇
災異或聞邊警憂形於色民間有高年耆宿禮下之
搢紳士夫東西行過其都者必虛心延見坐國事三
上

○懿文太子未嘗乞恩澤宮室圯壞新之費不煩有司
靖難後廢死徐干少煥少降封敷惠王允燧衡王允燧
卒建文皇帝二子太子趙五世曰莊王祐採賢教世
文皇帝二王燕趙事見前趙五世曰莊王祐採賢教世

子顧臣僚無足師友者聞勸七李道有道教家貧甚割
延之授世子經境內孝廉吏李壽川冲毅家貧甚割
田養其子孫瞻塢國襄陽荆王瞻塢皆未

仁宗九王鄭王瞻塢國鳳翔襄王瞻塢國襄陽荆王瞻
興國建昌改斬州淮王瞻塢國饒州梁王瞻塢皆未
陸而衛王瞻塢越王瞻塢衛王瞻塢皆未

英宗七王許王見寧早薨卒葬而山德王見濟國濟南
秀王見嶺國汝寧卒崇王見澤因汝寧封吉王見浚
國長沙穆王見國鈞析下見治早薨葬西山○秀

懷王賢好學受盡言之國時在余嶼淹留左長史劉
誠以為言王即攬衣行抵國誠又獻千秋日鑒錄大
喜且覽觀官聖言正宮隘請移先師廟廣王君王曰

先帝簡色何也先生輔余德即經義未有定論何妨往復乃
動色何也先生輔余德即經義未有定論何妨往復乃
懷王葬西山○秀

憲宗有悼恭太子有十王其一為益王祐檳國建昌衡
皇帝國興岐王祐國德安益王祐檳國建昌衡
王祐揮國青州班王祐國衡州壽王祐檳國建昌衡

汝王祐持國衛輝涇王祐檳國沂榮王祐檳國常德
申王祐措未之國卒而岐雍壽申皆卒無後葬西山
衡王厚矯恭王子有賢行益端王就封將至國臨
汝水淺舟膠沙有司督浚河王曰水淺而壅此其過
不在人毋庸浚勞民即登輦抵國在國裁浮費清神
約禁衛校母旬奪于市闐闐肅然每日一素食清神

思輟宴飲屏女樂御官屬嚴而有恩見儒紳禮待之
設宗學教子孫設公館羣軍校子弟教焉嘉靖中奸
人班明欲傾昌國公鶴齡上變誣鶴齡與王通事得
白薨子莊王厚燁嗣王事端王暨母妃務聚順為悅
此薨苦塊蔬食葬徒跣哀號悽惻動行路待諸弟有
恩於外物澹如獨願意於學諷誦恒至夜分宮臣僭
侈者痛繩之待外戚惠而有禮未嘗以國事借聽豐
歲廣儲糴待凶歲賑貸戢軍校嚴無越民薨弟恭王
厚炫及王儉靜成性孝恭成德被服食飲如儒生宮
無姬媵嘉靖中倭虜內訌而邊費繁奏讓歲祿二干
石佐經費又奏言府樂戶添補數多繁費月糧又且
女樂多招引惡少宗室私娶花生混汚藩派請汰革
便翊劔嗣自端王而來世以恭勤自救晨膳必蔬素
孫翊劔嗣自端王而來世以恭勤自救晨膳必蔬素
日講必羣子孫立侍以聽無增臺榭無弱聲樂無和
市凶奪無干有司中外官各定分秩然三世一德故
孝宗子蔚王早夫不知有親王府云
世宗有景王之國薨還葬西山

洪武二年冬十月

詔大封功臣

命大都督府兵

部官上諸將功第吏部定勲爵戶部度經費禮部定
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誥文丁酉

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

親王及百官班侍如儀

上召諸將諭之曰朕欲倣古先王計功定封之日久矣

以征討未暇至于今諸爵賞皆朕親臨定其差次左

丞相善長無汗馬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

乏右丞相達朕起兵時從征摧堅撫順勲烈爛焉宜

進封大國公以示褒餘據功行封書曰德懋懋官功

懋懋賞今所定勲爵即不稱宜廷論毋諱朕自言毋

後言諸將皆頓首謝於是善長封太師韓國公開國
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祿五千石達封太傅魏國公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功臣祿四千石常遇春李文忠馮
勝鄧愈並封公祿二千石湯和而下並侯祿千五百
石至六百石有差汪廣洋劉基並伯祿二百四十石
賜鐵券金帛各有差

券制形如瓦面刻誥文背鐫免
罪減死俸祿之數字文鏤金

而永城侯薛顯有罪奪鐵券不與

賜文綺遷海南

上召諸將 面諭曰卿等明聽朕言自古帝王有天下
必爵賞酬功刑罰懲惡而後上下相安以底于治昔
漢高帝法非軍功不侯重功也乃後諸功臣不免於

夷誅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以執
法者不可而止高祖太宗豈顧忘勞臣為已甚哉由
恃功驕恣自冒於法欲宥之不得耳右丞顯始自盱
眙來歸朕推心委任從征著績而破慶陽破王保保
在尤功朕甚嘉之然天性殘忍朕屢戒不悛乃妄殺
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又妄殺馬軍今又殺天長衛千
戶吳富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柰何得殺之朕欲
處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即死
者何辜今論功當侯侯之而分其祿為三一養其母
妻二贍富及馬軍之家而居顯海南庶幾 國不廢

法而顯功過不相掩也顯所為卿等宜視為戒諸將咸頓首謝

陛下待顯誠仁至義盡百代所不及已

上念功臣嫡長得封而支庶無官祿命差次授官
誥若曰朕法前王之制定功行賞者數年暇中引鑑
自鏡已蒼顏皓首追思曩昔髮烏氣壯當羣雄擾攘
中與諸功臣併命於白刃之杪艱苦備同之今朕有
天下分王諸子而功臣庶子無官朕甚憫之其敕
中書都督府授以流官後有能捍大患立功即功入
世襲其不恭若怠事自律如憲章二十一年

上念諸將老欲保全之聽公侯各還其鄉 陛辭 賜
緡錢造里第 賜金葺先塋置守家戶有差二十二
年以肅清逆黨 榜勲臣于 朝堂功高望重曾連
歲總兵者八以首魏國公達專簿書職指示者一人
韓國公善長以歸義封者三人未總兵而隨征有戰
鬪功者十九人建功者十五人以父功封者五人持
已 詔翰林院稽歷代功臣封爵食邑多寡之數及
號名虛實之等曰稽制錄頒功臣防僭奢已又
命脩稽古定制禮儀度等加詳頒焉二十七年推恩

功臣官二品而上得賜第于故里置饗堂樹碑于先
塋官為給費諸功臣物故者

上往往罷朝哀慟或親臨奠擇葬地功高者 賜陪塋

鍾陵山配享

太廟肖像功臣廟哀榮始終後聖黨罔亦必密焉

成祖時論靖難功追封都督徐增壽定國公封都督僉

事丘福朱能並國公祿二千二百石張武等十二人

侯祿千五百石而下有差六年交陞平

上問戶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於

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臣以為多陞不若重賞

之便也於是惟元功進爵者六人餘頒賚有差後正

統麓川之役封爵陞職至萬餘人餘功爵代有至正

德中軍職無慮十萬人文臣以討逆亂授伯爵者間

有之然往往革廢已有外戚恩澤侯乃開國翊運諸

勛臣耗畧盡矣惟魏國尤功爛馬獨存比漢鄼侯黔

國為 國守疆世填滇土弘治中 詔錄祀 太廟

元勲後加 恩而開平王遇春岐陽王文忠寧河王

愈東甌王和後皆得世南京錦衣衛指揮嘉靖中

肅皇帝廣興滅繼絕恩紹誠意伯基後已又念四王功

當封下九卿議吏部等會官言遇春愈文忠和皆各

有開國廓清功剖符傳世而微替彌長迄于斯今
皇上神聖動遵

祖烈撫念四臣俾悉如基議從事至當臣等愚不能及
請世爵如 旨於是常立振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
繼坤懷遠侯湯紹宗靈璧侯祿千石世券而傳諸外
戚侯世襲者封

穆宗踐祚采廷臣言理新建伯守仁討逆功遵
先皇帝旨准世襲嗚呼 恩宏深矣

世襲

